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三五八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

纽约

目次

| | 页次 |
|--|----|
| 临时议程 (S/Agenda/1358/Rev. 1) | 1 |
| 通过议程 | 1 |
|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902) | 1 |
|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 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 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 (S/7907) | 1 |
|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910) | 1 |
|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 (S/7967)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五十八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 汉斯·R.塔博尔先生（丹麦）。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 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358/Rev. 1)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3.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4.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5.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S/7967）。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S/7967）

1.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通过的决定，经安理会同意，现在请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约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黎巴嫩、伊拉克、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基德朗先生(以色列)、M.A.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G.J.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和M.H.法拉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S.钱马斯先生(黎巴嫩)、K.哈拉夫先生(伊拉克)、A.T.本希马先生(摩洛哥)、J.M.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R.A.拉希德先生(科威特)、M.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和W.布里先生(利比亚)在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预定昨晚举行的会议，经与安理会代表们协商后，决定延期。今天上午我接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来信，要求我今天下午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申请书作为文件 S/7979 已经散发。因此，我与同事们商量后，现在召集这次安理会会议。

3. 我还要请代表们注意由苏联提交的决议草案的修订本以及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申请书。这个修订本已作为文件 S/7951/Rev. 2 予以散发。此外在我们上次会议以后，已经散发了对于秘书长报告的三份补充说明。这三份补充说明包括在下列文件（S/7930/Add. 4，Add. 5，Add. 6）中。

4.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应苏联的请求，今天召开紧急会议对“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这一项议题进行讨论。这一议题，如你所知，由于苏联的提议，几天前已被纳入安全理事会的议事日程了。

5. 我们希望安理会代表们还能记得，在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苏联就明确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坚决要求对于他们阴险罪恶的行径予以谴责，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到停战线的后面去。然而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没有能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作出的这样一项决议，而按照联合国宪章，这项决议应该得到通过，因为联合国是一个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这个局面是由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和其他一些理事国所采取的立场所造成的。他们的立场是不赞成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侵略者并要求侵略者立即把军队撤回到战前的阵地的。那个时候，在这里我们听到一些伪善的呼吁，说把事情复杂化是错误的，说要紧的只是停火问题等等。安理会现在才真正懂得侵略者的帮凶们为什么采取了那个立场。原因是他们那时正在设法使以色列能够赢得时间用来夺取更多的土地，实现它不光彩的罪恶的计划和目的。

6.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段时间里，对于以色列在近东发动侵略战争所引起的问题，安全理事会不得不仅仅处理其一个方面的原因所在。这场战争的准备工

作在特拉维夫方面已进行了不是一天或一个月，而是几年了，这一种侵略是由大洋彼岸煽动和指挥的。

7. 安全理事会曾经几乎不间断地被迫举行紧急会议，并对于实际上同样一个问题一再作出决议，来反复地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其所以如此是由于特拉维夫的统治集团不理睬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并且无视安理会的要求，反而试图继续和扩大其侵略，夺取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的土地。

8. 如你所知，六月五日以色列突然空袭开罗、大马士革飞机场以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领土内的其他据点。然后，以色列武装部队深入到与它相邻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内。把所有的事实放在一起，就可以显然地看出，以色列侵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行动是早有准备的和精心策划的。同时，以色列侵略军把全部力量冲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并且占领耶路撒冷城和约旦领土的很大一部分。最后，甚至在安全理事会呼吁在近东立即停火和停止军事行动的决议已经通过之后，以色列仍然对抗六月六日、七日通过的两项安理会决议〔二二三(一九六七)和二三四(一九六七)〕，背信弃义地入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轰炸大马士革地区并占领这个阿拉伯国家的部分领土。

9. 即使人们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在世界的这个地区存在着紧张局势，但这也丝毫不能为这场由特拉维夫极端分子集团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的战争作辩解。不需要作军事事态方面的详尽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以色列首先发动突然袭击，使得侵略者取得了一开始就认为很有把握的初步胜利。

10. 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在以色列发动侵略的前夕，出现了一种人为的精神病态的气氛。我们记得，当时紧张局势是怎样形成的，侵略的借口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各种罪名是怎样大量强加于阿拉伯国家的。后来的事态证明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当时没有丝毫的侵略意图，它们没有准备着进攻，而以色列却在狂热地加速对于阿拉伯国家的海盗式的袭击。

11. 某些集团企图证明象以色列这样的小国要对人口以千百万计的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是难以想象

的。但是特别是特拉维夫的代表一直企图在安全理事会里宣传的这种貌似有理的论调，是不值一驳的。以色列军队是由西方帝国主义大国所豢养和训练的。当以色列准备着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时候，它是受到各方面的，尤其是华盛顿方面的精心培植和鼓励的。

12. 以色列的侵略不是偶然的事件，不是由于某一次错误估计，某一次过失或误会。不是。这是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挑衅。发动这种挑衅的时间是由所有有关方面计划好的。这次侵略的目的在于在近东导致有利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变迁，同时有利于改变这个地区的所谓的“力量对比”。它的目的是企图破坏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削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进步政权。以色列充当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大国手中的一个工具。以色列的侵略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某些帝国主义势力阴谋反对阿拉伯国家的后果。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年代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在民族独立和自由方面赢得了一些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在这些国家里，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重要的社会改革已经完成了。

13. 以色列的侵略矛头，针对着从科威特、大马士革、巴格达到开罗、阿尔及尔、卡萨布兰卡的千千万万阿拉伯人的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毫无疑问，在特拉维夫的背后，帝国主义势力在那里活动，他们一方面设法阻挠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的自由发展，一方面训练了以色列军队，给以现代化的军事配备，大量供应特拉维夫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并且给以经济的、道义的、政治的援助与支持。此外，很容易看出，在以色列极端分子后面，不仅有五角大楼将军们的影子，还有来因河畔不辞疲劳的军国主义者。波恩直接参与以色列极端分子的活动，这不是躲在中立幕后就可以掩饰过去的。波恩不仅是一个唆使者，为了与以色列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它不仅牺牲了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它还供应以色列军队以武器与配备，并且在近东危机达到高潮时，它公然运送一大批防毒面具给以色列。这样，在战争狂热的背景下，在冒险主义的共同基础上，怀着对一切进步力量的疯狂般的憎恶，敌视着阿拉伯人民为了巩固自己的独立与社会进步而作的努力，特拉维夫的极端分子不仅与华盛顿并

且与波恩的复仇主义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勾结在一起。

14.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里，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高级官员约翰逊将军新近撰文描写美国军界领导人物的心情：

“中东国家对美国恶感日深，它们对苏联友谊日增，在我看来这已成为战略上的巨大损失。”

15. 其次，主席先生，这位美国将军一时坦率，把越南的局面与近东形势直接联系在一起。他指出近东地区处于欧亚非三洲的“战略的十字路口”。的确，虽然从地理上说，东南亚与东京湾离近东与东地中海很远，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肯定美国在越南的侵略，对世界一般政治形势有其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影响，并对以色列的侵略阿拉伯国家，起了一定的作用，而这种作用还决不会只到目前为止。

16. 殖民主义势力决不会同意下面的想法：阿拉伯人的资源一定要属于阿拉伯人自己，阿拉伯国家有合法的权利决定自己发展的道路。帝国主义势力的积极卷入，与以色列的发动侵略，刚刚同愈来愈多的阿拉伯国家采取加强民族独立的步骤，同时发生。这难道是巧合吗？热中于煽动近东军事冲突的决不是阿拉伯人民或国家。热中于此的是帝国主义势力与石油垄断资本家，而以色列是他们的帮凶。

17. 主席先生，以色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的，而上述情况是这次侵略的真正原因，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加以考虑的具体情况与事实。

18. 关于以色列的侵略问题，从安全理事会一开始讨论起，苏联代表团就表示它的原则立场，现在更加坚定地阐明这个立场。我们曾提请安理会理事国注意苏联政府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和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所发表的声明，注意我们政府对以色列政府提出的抗议，并且注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所发表的声明，其中特别强调：

“如果以色列政府不停止它的侵略，不撤退它的军队到停战线后面去的话，在声明上签字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帮助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对侵略者予以决定性的回

击，以保护这些国家的合法权利，并消灭近东的战争温床而恢复这地区的和平。”

19. 鉴于以色列连续侵略阿拉伯国家，苏联政府曾警告特拉维夫，他们应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对这种极端恶劣地破坏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行径，负全部责任。苏联政府并已决定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许多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决定不能再与侵略者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了。

20. 苏联一贯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斗争。这些国家一向在保卫它们的合法事业——即加强它们的民族独立与自由，巩固它们的主权并实行进步的社会改革。

21. 几十年来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常对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在他们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发展和平经济的合法斗争中，给以各种援助。阿拉伯国家已经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各种援助。

22. 联合国，如果它是忠实于它的宪章，忠实于它自己所作出的关于支援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决定的话，就必须公开声明它是保卫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的。同时安全理事会也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发挥它的作用。

23. 在这里苏联代表团愿意着重指出，安全理事会关于要求停止军事活动的决议，仅仅是第一步。在目前安理会的若干理事国反对采取更彻底、更带有实质性的措施的情况下，这只是最低限度的行动。这些决议的目的是在于停止侵略和流血，避免局势的更加恶化，预防军事冲突的扩大，而这种冲突对于和平事业，不仅在近东区域的和平事业，都带来极大的威胁。

24. 但是谁都不应该有任何幻想或误会，都应该认识到所有安理会曾经作出的一些决议，仅仅是第一步。这一步是大家仅仅在短期内可以同意的，而仅仅是由于必须保护那些遭受到以色列海盜侵略的受害者。

25. 毫无疑问，在当前发展的形势下，安全理事会仅仅局限于通过一项停火决议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安理会不能再费时间重复或重申早先的决议，很显然这些决议已完全不够适应当前形势了。安全理事会必须在联合国宪章指导下，按照联合国组织的崇高目的与原则尽其直接的责任。联合国组织的存在和活动都是以这个崇高的目的与原则为基础的。

26. 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行为，不能不予以惩罚。侵略军不仅夺取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并且还在继续占领这些国家的土地。采取高压手段的干涉主义者对于他们的军事胜利正在得意忘形。从特拉维夫官方代表的声明来看，他们丝毫没有把他们的军队撤退到停战线后面去的意图。

27. 而且，我们已提请安理会注意，一种危险的军事精神病态与歇斯底里近来已弥漫于特拉维夫。从那里发出了恐吓与最后通牒，其狂妄刻毒的程度几乎前所未有。为了实行扩张以夺取更多的土地和更改近东的地图，这些计划正在迅速制定中。

28. 我们再一次听到臭名昭著的生存空间以及在近东建立“新秩序”和“生命边界”等的地理政治理论。对于最后通牒和这类奇谈怪论，以及新秩序和修改政治地图，各族人民都已听惯了。这是法西斯占领者们提出过的改变欧洲和全世界地图的口号，并且妄图用军事力量去建立一个所谓的“新秩序”，直到法西斯野兽的脊梁骨被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联合力量所击断。

29. 当年国际法庭所谴责的法西斯强盗的这些计划和方法，现在被某一个政府重新采用了。这个政府自命为代表那个民族，而就是那个民族在法西斯屠户们的野蛮手段下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这真是咄咄怪事。

30. 这是惨痛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一定会使那些设法去替侵略阿拉伯国家的以色列洗刷并为它辩护的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31. 据说土生的阿拉伯居民正在被敌人用武力从加沙、耶路撒冷以及其他地区逐出。在以色列军队入侵地区已建立了一个占领军政府，在各城各省都已派有军事长官。一切情况表明占领军所采用的办法，

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希特勒手下行政人员在受侵国家所采用的完全一样。

32. 昨天以色列首相艾希科尔声称：

“不要以为以色列国准备恢复到一星期以前的情况，这是幻想。我们有权决定什么是我们国家真正的重要的利益，以及怎样才能保卫这些利益。在此刻以前的局面决不会再回来了。”

33. 达扬将军表达了完全同样的见解。几天前他说过“如果他们（指阿拉伯国家）不愿意同我们坐下来谈的话，那么我们就将在那里呆下去”。他继续说：“我想我们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把加沙地带归还埃及或把约旦的西部归还侯赛因国王。”

34. 难道这还没有暴露出侵略者的真面目和他们的扩张主义计划吗？难道这些计划在执行前不早就经过精心策划，难道这些计划不是在干涉主义者的军队认为最适当的时机执行的吗？也许特拉维夫的人们正在等待一次特别的邀请；也许他们以为全世界各族人民和联合国将会听从他们夺取和霸占别国的土地。也许他们正在希望阿拉伯国家、苏联、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爱好自由的人民会允许他们去享受他们用狂妄毒辣的侵略手段得来的果实，并且会给他们一个机会，从实力地位出发，从一心想以武力并吞阿拉伯国家的占领者的地位出发，来提出他们自己所要提出的条件。

35. 那些抱着这种幻想的人是完全错了。在所有各国政府中，特别是特拉维夫政府，不应该有任何误解与幻想。以色列所犯的海盗罪行必将受到彻底的惩罚。

36. 十分清楚，以色列侵略者在推行他们的扩张主义侵略政策的行径和方法上，一点也没有别出心裁之处。他们正象当年的纳粹元首集团一样，企图把罪责强加在受害者身上。他们散布流言，以欺骗世界人民。他们效法那些正在帮助和怂恿他们的人们。大家都必然知道，慷慨地用美元与其他援助把以色列侵略者扶植起来的华盛顿，本身就是多年来一直奉行着一条臭名昭彰的实力政策来反对其他国家的。大家都必然知道是谁近来用武力夺取别国的领土，轰炸

别的国家的首都，进行野蛮的战争，然后妄图强迫别的国家接受他的条件。

37. 我们看到，同样的冒险政策正在近东被重新采用。很清楚，同样的罪恶之手正在活动，而且在近东、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都正在采用同样的帝国主义方法。我们知道，几天前，在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上也落下了凝固汽油弹，在这块土地上爱好和平的阿拉伯人民遭到了迫害，并且这种残暴的罪行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进行着。这一切只是帝国主义势力阴谋反对爱好和平人民的一个环节，而这些爱好和平的人民正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自由，并且为了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已经奋起向殖民主义压迫者进行神圣的斗争。

38. 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其直接的责任，是毫不拖延地对侵略者采取最有效、最积极的措施，要谴责侵略者并使以色列武装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他们在侵略中所强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叙利亚的领土。我们要指出，安全理事会在六月十二日所通过的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决议里，已朝着谴责以色列这一点上迈出了第一步。显而易见，这个对于破坏停火决议的谴责，是完全完全针对以色列的，因为只有以色列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仍在继续进行侵略。对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无疑会作这样的理解，因为在决议的序言部分提到了秘书长的报告其中指出，以色列不顾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仍然继续派军队深入侵犯叙利亚领土，甚至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首都大马士革进行轰炸。

39. 很清楚，安全理事会不能因为做到了这一步就停止不前。现在它必须做的，是对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发动的罪恶侵略的一切行动作坚决的、有力的和直接的谴责。

40. 众所周知，安全理事会的某些代表试图提出借口，说某些情况不太明确，说情况必须加以说明、澄清、调查、研究，如此等等。我们绝对不同意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

41. 主席先生，我们要问，还需要什么进一步的证据才能决定对以色列侵略者进行果断的谴责呢？今天，就在我们坐在安全理事会大厅的这个时刻，以色列侵略者还占领着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其面积竟达

以色列本国领土四倍之多。还有什么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吗？特拉维夫的战犯们不是自己就招认他们打算继续占领这些领土吗？我们是否还需要用更多的报告、调查、研究等等来确证以色列侵略和占领邻邦领土这一事实？

42. 在这张会议桌上，有人也许会认为：侵略者有权保住他所掠夺的领土并且蔑视其他民族。假使有一个国家掠夺了阿根廷、巴西、丹麦或加拿大的部分领土，然后声明，这些国家得接受侵略者的要求并向他屈膝投降，否则这个国家就不从他所侵占的领土上撤走；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海盗行径应该怎样加以描述才能算恰如其分呢？这就是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既然充分考虑到在这件事上违反国际法最重大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主要条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就一定会以高度负责、极其认真的态度来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43. 以色列军队继续侵占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的部分领土，这个事实应受到安全理事会最强烈的谴责。

44.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苏联代表团现在再一次提请安全理事会考虑应苏联政府之请求而被纳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一项议题，题目是：“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

45. 我们要再一次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苏联代表团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在安全理事会上提出的决议草案〔S/7951/Rev.1〕。由于在以往几天内，近东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提出关于上述决议草案的一个修改本，供安全理事会考虑，修改本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以色列违抗安全理事会关于停止军事活动和停火的决议〔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第二三三（一九六七）号、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第二三四（一九六七）号和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第二三五（一九六七）号三份决议〕已占领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叙利亚的更多领土，

“注意到，虽然军事活动现已停止，但是以

色列仍然占领着这些国家的领土，因此并没有停止它的侵略行为，还在对抗联合国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

“考虑到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领土要求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是非法的，

“1. 现在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活动和继续侵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及约旦领土的行为，并认为，这一切是一种侵略行为，是对联合国宪章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极其粗暴的违犯；

“2. 安全理事会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将全部武装部队从那些国家的领土上撤出，撤退到停战线的后面去，而且要求它尊重总停战协定〔S/7951/Rev.2〕中所规定的非军事区的地位。”

46. 苏联代表团坚决主张安全理事会应采纳这项提议，迅速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这项提案的重要性、紧急性和直接性是丝毫不容置疑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的每个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每个理事国的职责。众所周知，有些人尚在企图证明，把以色列军队从他们所侵占的领土上撤退的问题应与某些其他条件联系起来，与近东整个局势的解决联系起来，如此等等。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决不能让这种企图得逞。

47. 在五月二十四日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美国代表戈德堡大使说：“美国有责任坚决支持在这个地区内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我强调“所有国家”）〔第一三四二次会议，第10段〕。我们要问，美国代表的这句话是否仍然有效。如仍有效，美国是否准备确认自己反对特拉维夫的领土要求？

48. 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直接向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代表团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是否同意以色列军队应当立即和无条件地从他们所侵占的领土上撤出，撤回到停战协定线的后面去？他们是否准备承认以色列军队继续侵占阿拉伯领土是非法的、是犯罪的、是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现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

49. 尊敬的印度和马里的代表在他们的发言中已强调有必要作出决定，要求双方都把军队撤回到停

战协定线的后面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讨论与所谓基本原因有关的其他问题。

50. 印度在安理会中所采取的立场是以著名的国际法原则为根据的，这项原则就是决不能允许侵略者享受他犯罪得来的东西。许多代表团，尤其是尼日利亚代表团，提请我们注意：有人在安全理事会上企图传播某些新的术语借以蒙骗安全理事会，使之接受关于停火线的新概念。我们对于臆造任何新界线和新阵地借以强化以色列侵略势力并使之合法化的任何企图，必须提出抗议。

51. 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除谴责侵略者外，其首要任务是作出决议，要求侵略者的军队立即无条件地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的领土上撤出，主席先生，让我再说一遍，要立即和无条件地撤出。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部撤退到停战线的后面去，并且从各有关的非军事区撤出去。

52. 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相信安全理事会将会履行它的责任，我们还要向安理会理事国呼吁，要立即作出一个保护阿拉伯国家的决议，一个可以结束侵略并恢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约旦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合法权利的决议。

53. 我们希望我们的决议草案能尽快地于今天，在安理会的这次会议上付诸表决。

54. 如果安全理事会不立即采取措施，那么，那些还没有履行安理会理事国义务的那些国家将负起重大责任。那时候，就有必要由他们来寻求别的办法以保证联合国履行它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应尽的职责。

55.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56. **法拉先生（约旦）：**我们已经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约旦人民继续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农庄、自己的城镇和城市的情况。以色列侵略者已经并正在继续推行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把更多的阿拉伯人驱逐出去，以便重演他们在一九四八年采取过的侵略方式。他们准备驱逐的人，包括约旦河西岸成千成万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难民。纽约时报报道说，已有十万约旦人被逐出。该报道指出有些地方以色列通过扩音器警告被占领区的约旦居民说，“限

你们在两小时之内离开，两小时以后，我们就不能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了。”

57. 据今天纽约时报报道，难民继续逃往约旦河东岸。今天该报刊登了德伦斯·史密斯的一篇报道，上面写着：

“今天，难民仍然继续向东岸逃奔。在南面离此只有几哩的约旦河上一个地点，数以百计的难民赤脚渡过水浅的河。

“从杰里科到约旦河的路上，有证据表明不是所有向东逃去的难民都到达了东岸。在路边约十五码外的铁丝网近旁至少有十几具男女尸体躺着。

“据附近的‘儿童镇’农庄主任希赫登·达贾尼说，那儿的难民是遭到以色列战斗机袭击的。

“以色列飞机飞来的时候，每批有四十架，”他说，“这些飞机飞得低，一直沿路用机枪扫射。”

文章继续报道：

“达贾尼先生报告说，以色列士兵已冲进这个拥有三千亩土地的‘儿童镇’农庄，占领了其中的二十五幢房屋。

“‘他们几乎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他说，‘他们抢走了收音机、钟表、电视机，除了床垫以外，什么都给抢走了。’

“达贾尼先生说，关于上述抢劫的情况他曾向军事长官提出控诉，后者保证要停止这种抢劫。

“他说：‘这个保证并没有实现。’‘他们在我家抢劫了三次，抢走了我所有的珠宝和我们的摄影机。’”

58. 这个“儿童镇”是为安置一九四七年受难者的孤儿们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它是由巴勒斯坦一个伟大的慈善人士建立的，受到阿拉伯、美国和欧洲各慈善机构的支援和帮助。连这样一个机构都不免遭到以色列的袭击和残暴行为，我真不知道那些怀着慈善心肠的团体现在听到了这些将会说些什么？

59. 到目前为止,安全理事会还没有作出决定来制止这种不法行为。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关人类基本人权的问题竟然搁置了这么久而没有采取有效的补救办法。我们感谢吴丹秘书长为此而作出的一切建设性的努力并且希望他能够向安全理事会递交一份有关这项重要而迫切的事情的报告。

60. 以色列人正在犯着灭绝种族的罪行。正如今天纽约时报所描述的,他们为了把我们的人民从自己的田园、家园、城镇中赶出去而采取的方法和使用的暴力以及惨无人道的行为,构成了灭绝种族的罪行。我想安全理事会需要一份有关目前居住在以色列非法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和福利的详细报告,而这个报告要用充分的事实来说明。我们也需要更多有关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离境的情况报道。

61. 另一个极为严肃而重要的问题是谴责侵略者和要求他们立即撤军的问题。谴责侵略者并要求其立即撤军这项决定,若有任何拖延,都会影响联合国这一伟大机构的威望、尊严甚至体面。马里大使凯塔在他上一次发言中已将这一点正确地提醒了安全理事会。停火之后应立即进行无条件撤军,不得有任何拖延。允许拖延以及在这决定里加进任何与本题无关的其他内容都是与这一世界性机构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否则只能解释为对侵略的鼓励。那样做,侵略者将享受侵略的果实而使用武力将代替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62. 由美国提交的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S/7952/Rev. 2〕的决议草案没有保证我刚才提到的原则。这是我国代表团所不能接受的。这个决议草案提出的一些问题,不是安全理事会当前需要讨论的问题。它使得必须进行谴责和无条件立即撤军的问题复杂化了。

63. 美国代表戈德堡大使在他的多次发言中建议安全理事会代表们不要用煽动性的言辞。如果我们的理解是正确的话,这建议旨在促进和平。但由于美国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动直接牵涉到和平这个问题,如果美国代表在这一重要阶段能够谴责美国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目前微妙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破坏活动,他的建议就会获得人们的欣赏而起到有益的

作用。我们提出这个重要问题,是完全属于联合国宪章所赋予我们的权利之内的。

64. 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美国境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动是得到美国宪法所保证的,是包括在言论自由和表达思想自由的条文内的。条文内所指的自由并不包括违反政府公开政策的行为的自由在内。自由和不负责任毫无共同之处。犹太复国主义者竟然达到了对在这个重要机构中履行职责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们的生命安全进行威胁的程度了。令人不解的是,难道这也算是表达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吗。

65. 在美国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团体这种完全属于“非美”活动的行为,践踏了美国的传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曾讲过,犹太复国主义把一层帐幕强加在我们和美国人民之间。正是这层帐幕使很多美国人看不到巴勒斯坦的悲剧。主席先生,你想象得到吗?根据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以及六月十二日即昨天的华盛顿邮报中所发表的民意测验里,在美国全国对以色列与阿拉伯战争的反应是,不到百分之零点五的美国人民要求美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国家,只有百分之十一要求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进行工作,而后一点是十分重要而必须使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知道的。

66. 如果美国人民知道巴勒斯坦整个民族已被永远逐出家园,以便让犹太族人从外国迁入巴勒斯坦的话,如果美国人民知道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的难民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的话,美国舆论是会有所不同的。正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美国境内所进行的歪曲事实的政治活动,使得美国人民对于我们的正义事业毫无所知。

67. 正在继续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去殴打一个极其正派而富有客观感的人士。在美国各地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地区的刊物上,登载着许多广告,从这些广告上可以看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已在试图控告吴丹以便破坏联合国的工作效能和威信,指责吴丹发出的关于撤退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命令,不是从安全理事会也不是从联合国大会发布的,而实际上包括各大国在内的所有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都同意,这种命令是属于吴丹的合法权利与职责范围之内的。

68. 从星期天和今晨纽约时报上所发表的艾希科尔先生和达扬先生攻击联合国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在以色列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行为与他们的代理机构即在美国境内的“压力集团”的行为之间是有明显的密切联系的。

69. 我已经向你们报道了，自古以来就定居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在被逐出境时所遭遇到的悲剧。我要求采取措施以保护和保证那些仍然留在那个入侵地区的人们们的安全。

70. 有人要求我们不要用煽动性的言词。戈德堡大使说这里所需要的不是火辣辣的语言。这就是指望我们在我们的人民正在入侵地区遭受屠杀的时刻保持沉默。明明是罪行却要我们不把它称之为罪行，叫我们不要指出侵略者对我们的人民所犯下的那些可怕的灭绝种族的罪行。也许是指望我们仅仅在默祷中谴责这些罪行、使我们的呼声局限在教堂或清真寺里，而不要在安全理事会中寻找补救办法。

71. 仅仅是火辣辣的语言并不能给予火辣辣的行动以富有意义的回答，这点我们同意。目前也许我们没有其他途径，但我们只是希望通过真诚和恳切的语言，去打开已关上了的大门，希望能拉开这黑暗的帷幕，使得在杰弗逊和华盛顿的国土上，大家都懂得真理。

72. 我们作为联合国中一个小小的会员国约旦的代表团，能找到什么温柔而和蔼的语言，来形容被以色列人用来残杀我们的人民和军队的美国凝固汽油弹呢？我们人数不多的英勇的军队是没有足够的武器和空中掩护的，我们只有牺牲精神、勇敢、刚毅和决心。面对着这种罪行以及以色列的许多其他暴行，我们又怎能原谅美国政界人士呢？这些人利用我们的痛苦和损失以及加在我们人民身上的灭绝种族的罪行，来猎取政治上的便宜。

73. 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立场怎能不使人感到沮丧和失望呢？尤其是因为采取这一态度的是一个对未来有很大抱负的美国人。如果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这危急时刻允许自己利用我们所遭遇的悲剧来牟取个人利益，允许自己干涉十三个阿拉伯主权国家的内政，那么难道我们采取一种立场来揭露那些既

不讲真话又不愿庄严地保持沉默的人，就应该受到责备吗？

74. 由于已故的约翰·弗·肯尼迪所采取的勇敢、大胆的态度，美国人民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威信。已故总统肯尼迪说过：“让每一个国家（不管它对我们怀有好感或恶感），都知道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经受任何艰难，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以保证自由的存在和胜利。”而罗伯特·肯尼迪在今天，在以色列犯了侵犯自由的罪行几天之后，不采取美国传统的公正立场，不把矛头指向以色列领导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反而明显地为了下一次的选举年中猎取所谓的犹太族人的选票，竟指责起我们的领导人来，称他们为“把本国人民的挫败归罪于别人的不负责任的领导人”。

75. 约旦曾经被认为是美国的朋友，但遗憾的是约旦被它的所谓朋友们出卖了。我们曾获得保证中东一切国家的领土完整都会受到保护。他们还告诉我们，驻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的行动，旨在执行上述政策以阻止来自任何一方的侵略。但当约旦受到侵略，它的很大一部分土地遭到非法占领时，第六舰队却保持沉默。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第六舰队驻在那儿究竟是保护约旦呢还是助长侵略者的行径呢？以色列人进行侵略这一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了。受到以色列人袭击的美国船只自由号在地中海并没有袖手旁观。

76. 新闻周刊讲到了有关自由号的情况。下面是引自一九六七年本周六月十九日新闻周刊的一段话：

“首先自由号不是一般的船只，而是负有‘侦探’任务去搜集情报的。它有复杂的装配，用来找出以色列和埃及无线电和雷达的位置，以及监听和窃听所有从指挥岗向战地发出的一切军事情报。虽然以色列所作的道歉被美国官方所接受，但一些华盛顿高级官员相信以色列人是知道自由号的能量的，因而他们猜想这次袭击可能非属偶然。最高级官员中有一种想法，认为以色列武装力量中有人下命令击沉自由号……。”

我指的是遭到以色列人袭击而有三十三名美国人死亡

和七十五名受伤的那只自由号船只。我重复一下，下面就是新闻周刊刊登的一文中所指出的：

“最高级官员中有一种想法，认为以色列武装力量中有人命令击沉自由号因为这个人怀疑自由号已获得了能证明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情报。（五角大楼一名官员已试图驳斥以色列的关于‘驾驶员的错误’的论点）。不是在华盛顿的每个人都相信这种说法的，除非将来对于在国际领海内目标清楚的一条船只受到袭击这一事件，能提供更充分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有些高级官员是不会感到满意的。”

77. 当然美国目前对于立即撤军的态度将给我们以回答。我们是美国人民的朋友，但友谊是双方的，利益也是如此。如果美国政府打算对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置之不理，如果美国政府想把权宜之计作为指导原则，那就是对每一个阿拉伯人的挑战。

78. 阿拉伯人民和他们的政府今天越来越懂得自己的力量不是来自那些一方面宣称是他们的朋友而另一方面又用两种标准来衡量正义和实践的人。我们的人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自己的力量是在于他们的团结，而斗争应从国内开始，从而摆脱一切阻碍阿拉伯解放事业的势力和影响。

79. 那些对阿拉伯人民背信弃义的国家给阿拉伯人民群众上了一课，使他们现在越来越觉悟到决不能相信那些统治和剥削别人的势力。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内外，过去听到过，现在还不断地听到一些空洞的言论。但是今天这些高谈阔论已欺骗不了身受多种阴谋诡计之害的人民。

80. 我们到安全理事会来寻求补救办法。促成这场悲剧的就是出卖我们正义事业的那些势力。它们在安全理事会内，在密室中，在安理会外进行活动，想阻挠我们和安理会，使其不能立即采取措施。这些恶势力中有的不是为本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它们是为犹太复国主义少数人的利益服务，是反对多数人民利益的。

81. 我们现在或许不能制止这些势力，但是我们

计，从而使舆论界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无论这些恶势力和它们的利益在何地出现，我们的人民一旦发现了它们并与之作斗争时，便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的人民一定会怀着不可动摇的决心，起来反对这些恶势力，而且从内部开展这种斗争。

82. 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提出的挑战，我们的回答是：阿拉伯国家齐心协力，来制止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扩张主义。

83. 最后，让我明确地表示，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在安全理事会中在对待我们事业的问题上迄今为止所起的作用，使我们约旦感到很不愉快。如果美国的这个政策继续执行下去，美国的一些政界人士可能得到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或所谓犹太人的选票，但结果是美国人民肯定地——我要再说一遍，肯定地——会失去他们在东方的阿拉伯世界的一切朋友和利益。

84.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S/7952/Rev.2〕，我们相信该草案会给近东的持久和平带来希望。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了一个修正的决议草案〔S/7951/Rev.2〕，苏联代表今天作了关于这个修正的决议草案的发言。为了有利于安理会今天进一步辩论和考虑，我建议我们在讨论这两个决议草案时，不要采取这几天来我们在辩论中所不幸出现的谩骂态度，而要根据提案本身的优劣来进行讨论，这样做是由于问题的严重性和由于安理会必须对它在这个地区里所应负的责任，得出一个冷静而慎审的判断。

85. 自从以色列进入联合国十九年以来，美国曾支持过为消除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紧张和不稳定局势的根本原因而进行的多次尝试。我们曾寻求保证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包括阿拉伯国家也包括以色列，包括联合国的一切会员国也包括应享受联合国宪章保护的一切国家。我们也寻求结束各种暴力的行动以及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宗旨的行动。我们也曾寻求得到一个公平而人道地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办法。我们曾支持开发约旦河资源的计划使其对各国都有利而无害。我们一贯强烈要求承认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在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自由通航的权利。最重要的是我们曾力求按照

总停战协定本身的意图把一九四九年的停战协定变为一个持久和平的协定。

86. 我们并没有因为最近发生的不幸事件而改变对整个形势的看法和政策。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实际上都没有成功。近东十九年来都处在一个紧张的局势中，现在这种局势已第三次爆发成战争。为防止或结束目前和以往的暴力行动，美国所作的公正的努力都载入了联合国文件和国际外交的文件，大家可以查阅。

87. 我们承担义务的程度之深在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时候已经显示出来。近来又在美国对待一九六六年边境事件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上表现得明白。我们支持了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呼吁（大多数代表也都支持这个呼吁），吁请叙利亚政府制止从本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安理会一致谴责以色列对约旦的萨穆村所进行的报复性袭击，我们也参加了这项谴责。

88. 我无需提醒安全理事会，正是苏联使用否决权阻止了安理会对叙利亚采取较温和的行动。回忆一下最近一个月来直接导致战争爆发的事态的一个方面，可能也是有益的，这个方面在安全理事会中没有充分和适当地讨论过，而今天由于苏联代表的发言，我现在不得不谈一谈。

89. 今年五月初在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以色列在叙利亚边界进行了军事集结，而这种集结肯定是美国所支持的，其目的在于推翻叙利亚政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总统最近透露，他的政府所听到的这个煽动性谣言的一个来源，就是莫斯科。但是吴丹秘书长五月十九日声明联合国观察员没有找到任何足以证实上述流言的迹象。的确，他不可能报告美国方面有任何同谋的嫌疑，因为不存在这种同谋。

90. 让我还提醒安理会，当这些莫斯科授意的煽动性的指责正在使近东局势恶化的时刻，我国要求安理会采取紧急行动，而苏联代表对这个要求的唯一反应，只是抱怨我们把近东局势戏剧化了。他应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戏剧化”意味着什么。这个纯属捏造的关于美以阴谋的罪名，大大地煽动了以色列和

埃及之间十年来首次在不再由联合国军队巡逻的边界上要相对抗的危机。

91. 大家记忆犹新，五月十七日纳赛尔总统提出了所谓以色列侵略叙利亚的危险，要求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而在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沙姆沙伊赫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立即对已经允许自由和平通航十年的亚喀巴湾重新加以封锁。

92. 这些都是实际情况。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些事实。我们这些安理会代表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熟悉这些事实。

93. 在这整个时期中，美国在安理会内（有安理会记录为证）以及在美国所有的外交活动中，都曾敦促各有关方面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我们竭力阻止敌对行动的爆发并保证在亚喀巴湾的重要国际海权受到尊重。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要求在敌对行动没有爆发之前由安理会采取行动，不幸的是我们这些紧张的活动受到其他一些强国的阻挠，这些国家对局势的严重性竟采取嘲笑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支持我们为寻求一个和平解决办法而作出的迫切努力。结果是——主要由于苏联的阻挠——安全理事会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的第一次会议起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战争爆发的那天止，在这整个期间未能通过一个决议或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来阻止战争的爆发。在这整个期间，整个地区的局势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军队已动员起来准备战争了，于是战争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94. 战争一开始，美国就立即致力于实现停火，并且支持我们尊敬的总统以及其他人士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安全理事会的会议记录清楚地表明，是谁阻碍了停火这个必不可少的促使战斗结束的第一步；为什么花了两天的时间才通过一个简单的、理应是无须辩论立即可通过的停火决议〔二二三（一九六七）〕。安理会的记录也表明，不管决议的发起人是谁，美国迅速地支持了苏联所提出的第二个停火决议〔二三四（一九六七）〕；接着经过又一次浪费了宝贵时间的冗长的辩论和协商，才通过了适用于叙利亚局势的第三个决议〔二三五（一九六七）〕。这是实情，虽然美国在这里也准备立即采取行动，而且事实上美国在前一天

就曾预料到局势发展的趋势而支持了一项以谴责任何违反停火的行动为内容的决议，并且确实提议愿充当这项决议的发起人。

95. 现在虽然迟了一些，但所幸的是停火实现了。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步上。我们一再说过：从安理会的责任来讲，停火只不过是必要的第一步。按照联合国宪章，我们的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今天近东的炮火已经大发慈悲沉寂下来了。但是那地区离真正的和平或真正的安全还是非常遥远的。因此目前安全理事会面临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为近东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从这里走向何处？问题不是我们在什么地方进行辩论或互相责难和谩骂？问题是我们从这里走向何处？

96. 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是苏联决议草案中提出的答案，另一个是美国的答案。在阐明我国政府的提议以前，我想简短地评论一下苏联的提议。

97. 苏联的提议可简述如下：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告诉以色列，撤回你们的军队并让一切都回到六月五日战争发生之前的状态。换句话说，是把放映机上的影片转回到六月五日敌对行动爆发之前的凌晨那个时候。

98. 那么这会出现怎样一个局面呢？敌对的双方军队将再一次处于直接对抗的状态，准备战斗。将再一次没有国际机构来把他们分开。亚喀巴湾将再一次受到封锁，使所有海洋国家不能在此湾自由通航。对于二十年来助长近东战火的双方之间根深蒂固的怨隙，将再一次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加以消释。而那就意味着对大大加深这区域紧张局势的军备竞赛将再一次不加制止。

99. 要是说有什么妙方可以重燃战火的话，那就是苏联的决议草案了。我真希望苏联代表不要处之泰然地在那里预期阿拉伯-以色列第四回合战争的前景。这种前景正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共同努力来加以避免的。

100. 让我们回忆一下：一九四九年全面停战协

定¹作出声明，该协定的目的是“为巴勒斯坦地区目前的停战过渡到持久和平提供便利。我再说一遍，这里提到的是持久和平”。

101. 我们都知道，那个地区的情况一直没有有什么变化，那儿也根本没有持久的和平。相反地，是有战争的。十八年前就为受害者的伤口扎上了绷带，但从来没有让伤口治愈过，以至直到今天伤口还在溃烂。在执行了停火体制的整个十八年中，在引起冲突的基本争端的任何问题上，基本上看不到有任何进展。只要这些争端还没有解决，它们将继续毒害近东的政治生活。

102. 苏联的建议不包含真能解决那些争端的实际办法，它不能导致和平，反而倒退了一大步，走向另一次战争。今天，近东需要的，不只是我们现有的停火；不只是我们十八年来已有的岌岌可危的停战状态；也不仅仅是必须的但是很不够的军队后撤。我们的目的必须是真正的和平。根据这种信念，我的代表团在六月九日，甚至在停火完全生效以前，就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现将其中最重要的条款宣读如下：

“安全理事会，

“……

“两点要求：在那个时刻以后——即停火之后——在有关方面之间迅速进行讨论，利用他们所希望的第三方面或联合国的援助，以期达成可行的协议，包括武装人员的撤回和脱离接触，放弃各种性质的武力和维护重要的国际权力，从而在中东建立一个稳定的持久的和平。”〔S/7952/Rev.2〕

103. 我们提出这个建议，目的在于促进交战双方达成协议，和平相处，并确保为此所需要的国际援助。我们认为有必要，不是在将来，而是在今天，当我们对此悲剧性事件记忆犹新时，迅速地向有关方面提出一个全面解决所有未决问题的方案，如联合国已经期待了近二十年的一些决议那样。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所有未决问题。”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年，特别补编第1至第4号。

104. 在这场痛苦的斗争中，各方面都有其正当的申诉。因此，不管哪方面提出的申诉和所有未决的问题，都应当得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总之，必须在中东建立起一个新的和平基础。

105. 毫无疑问，各有关方面要就这些严重的争端达成协议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不过联合国，通过安理会，有紧迫的责任，来促使并协助他们造成一种有助于进行有效探讨的气氛。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决议草案的目的。

106. 安全理事会现在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或者是把一代人的时期内受到三次战争折磨的近东的病源根除；或者是退回去实行那种过去处理表面症状的办法，而这个办法已被证明是可悲地失败了。对于这点，我们应当遵循我们的医务顾问们教导的那种简单而实用的原则：“你不能用一条绷带去医治癌症！”

107. 在这充满着各种不同意见和态度的严重形势下，有一种趋向，认为这种形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没有人可以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可悲的是，多少年来，他们没有严肃地认真地试图找出解决的办法。目前，在这一周的悲剧性战争已结束，让我们不要忘记各有关方面的死亡者和受难者，让我们打开寻找解决办法之门，使得这些办法能维持很久，成为对受难者的令人满意的纪念碑，成为体现联合国宪章内所载的誓约的纪念碑。

108.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到纽约之后，经常有各方面的发言人提醒我们关于美国的舆论，这些发言人中包括我的好朋友，约旦代表，法拉先生。关于这点，我要把一些情况再一次讲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美国团体的观点，不管它是来自以迈赫迪博士（他曾碰到过我）为首的美国-阿拉伯关系行动委员会，还是来自任何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头目，我都不替他们作任何辩解。我们的宪法（我们对这宪法是引以自豪的），允许我们的公民自由地发表意见。有一天我们亲眼见到一次生动的体现着美国宪法的示威游行。美国-阿拉伯关系行动委员会在白宫前举行一次和平示威游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其他各种团体也

同样举行了和平示威游行。两种示威游行都是被许可的。二者都是根据我们的宪法和平地进行的，二者在我国政府的制度下都是允许的。我们因此而自豪，我不为此而作任何辩解；对于在我国任何人关于舆论中涉及到的任何问题所发表的言论，我也不为它们作任何辩解。

109. 关于法拉先生所报道的情况，我要指出，在美国所表达的舆论，往往不是完全称赞我们政府的。可是不论其称赞与否，我们整个社会的基础，决定了我们的公民在所有问题上，有权利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正如我国最高法院所讲过的：评论的权利和持异议的权利是美国公民在战争期间与和平期间的一种权利，是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110. 在安理会上，我也愿意再讲一遍，而且还要一次一次地讲，我不认为引证各种不同的公民或官员所作的评论是合适的。我不认为这样的引证是有助于讨论问题的。我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讲一下，评论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评论由总统、国务卿、我本人或负责发表我国外交政策的其他人所发出的宣言，是完全合法的。

111. 当美国政府立法部门的官员（这里让我具体地把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名字说出来），如参议员肯尼迪或州长洛克菲勒，或其他任何人，讲话时，他们也在行使其作为官员和美国公民的权利。我不认为安理会应花费时间去辩论我们的公民或官员提出的观点或者去涉及我们的内政。在这次安理会上，对目前我们的讨论更为适合的是代表美国政府表明立场，如果我可以怀着足够的敬意这样说的话。

112. 关于袭击我们的船只自由号的问题，上面已提及。对这次袭击事件，我在安理会上曾用最强有力的词句表明我国政府的抗议，并且已经又一次向以色列当局重申最强有力的抗议。我们认为那种袭击是无理的。安理会一些（但不是全体）理事国对我们在这次冲突中遭到的生命损失，正如我对这次战争中其他所有死者（其中包括对于参加战斗而死亡的人员）一样，表示哀悼。这是我所欢迎的。当然，我们必须对在这次冲突中所有的流血者和死亡者表示哀悼。

113. 我想对前面有人提到的其他几点评论，谈

谈我的看法。在战斗结束后，我们确实有一种迫切的责任，保证安理会在它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切行动，来保护那些在战争中的受害者。我们必须想到在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²中所提到的有关对待战争中受害者的庄严责任，特别是其中关于对非战斗居民的责任问题，正如阿根廷代表鲁达先生在六月十一日〔第一三五七次会议〕所指出的那样。从我们听到的关于非战斗人口从家乡迁移（而在这些从家乡迁移的平民中，有不少是以前几次冲突中的难民）的报告来看，上述这些责任，是我们这次会议应该谈到的。

114. 我已经在安理会上表明，我国政府对约旦河西岸居民的福利和安全是关心的。在这次冲突中所有那些在近东地区受战争骚扰的人，特别是那些现在还留在以色列控制区域里的人，也都在我们关心之列。

115. 联合国，通过它的决议，为巴勒斯坦难民建立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联合国大会第三〇二(四)号决议〕以便它承担处理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战斗中的难民的特别责任。我们支持那个决议以及重申其执行命令的补充决议。我们已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工作的主要资助者，因此，对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冲突中的难民有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关怀，我们要求以他们应得的人道主义的关怀来对待他们。

116. 我们对在最近冲突中离开家园的其他平民有着同样的关怀，特别是约旦河西岸那些平民。我们认为应允许他们并鼓励他们重返家园。所有的平民应给以足够的安全保证，使他们能居住在敌对行动前居住过的同一地区。我们竭力主张所有有关的人们，特别是以色列政府，要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以达到此目的。

117. 我们已在停火中走了第一步。停火维持下来了，这是值得赞许的。要找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正如秘书长在他报告中如此强调指出的：这种解决办法在世界上这个遭劫的地区是迫切需要的。让我们用也许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讲话中所表达的精神去完成那些工

作：“对任何人怀不怀恶意；对所有的人要慈爱。”让我们弥补这次战争的创伤，将和平这一最宝贵的礼物带给这一地区所有的人。

118. 主席：在程序表上，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安全理事会的议席由于邀请了四位代表已经满座，约旦代表很客气地声明自愿暂时离开他在安全理事会议席，以便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能上来发言。对于约旦代表这种姿态我表示欣赏。现在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到安全理事会议席上发言。

119.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要我不激动地讲话是不容易的！但是，主席先生，当你认为我讲话时太激动的话，我同意打断我的发言。

120. 圣地祈祷的地方，在历史上始终受到人们的尊敬。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尖塔上是不允许升起任何穆斯林国家的国旗的。同样地，伊斯兰教也总是尊重其他宗教的祈祷的地方。你只须打开历史，回溯到七世纪中叶，当一位伊斯兰国王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朝拜耶路撒冷时，圣墓教堂的总主教邀请他到教堂里去祈祷。可是欧麦尔·伊本·哈塔卜回答：“不，我不愿这样做。”总主教吓了一跳。他想，“这儿有一位战胜者，他轻视我们，他不愿庄重地进入教堂祈祷同样的上帝。”因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共同祈祷的，是同一个上帝。当欧麦尔看出总主教是那么不高兴时，他又说：“我特地告诉你，我不进你的教堂去祈祷，这是为了免得将来那些想颂扬我的伊斯兰教徒会这样讲：‘欧麦尔在此地祈祷过，因此，这儿将要建造一所清真寺；基督来自上帝圣灵，他也是我们的一位先知。’”他转向他的上帝，他们给他一条毡子，他就在圣墓教堂的外面祈祷上帝了。而今天在圣墓教堂隔壁，欧麦尔曾祈祷过的地方，有一个名为欧麦尔清真寺的寺院，它不是那个欧麦尔大清真寺，而是一个欧麦尔的小清真寺。他当时预见到如果他进入圣墓去祈祷的话是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他知道一些急性的人可能要建造一个伊斯兰教寺院或者把圣墓改成一个伊斯兰教寺院。

121. 今天正出现什么情况呢？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的标记已经在伊斯兰教寺院尖塔上升起。请把它传递一下〔指着照片〕；阁下，在你的允许下，请把它传给我的同行们看看。

²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七十五卷（一九五〇），第九七〇—九七三期。

122.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就是用来说明为什么我们从未接纳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到我们中间来，而且将永不接纳他们。让我的朋友戈德堡先生不要再想到接纳他们的可能性吧！那样做是不会有和平的，不是因为我和他不愿意有和平，而是因为阿拉伯世界就有这样一种情绪和性格。他谈到了一些关于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比喻。不幸得很，阿拉伯世界是不会把癌症接纳进来的。我讲到这些事，自己也不感到光彩，我对这些事实表示遗憾。癌症会使病人死亡；这儿所指的病人就是阿拉伯人。但在一次大屠杀中，癌症及其患者会一道被杀死的。这位有名的大使谈到美国宪法中所提到的人民有表示不同意的权利和表达个人观点的权利，而对美国的宪法，我们全体都怀有敬意。我不自称是先知，但我刚才所讲的是来自我对阿拉伯人民的了解。我是什么人？我自己是一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决不会接纳西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到他们中间来。他们把后者看成是插入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楔子。他们把后者看成是一个脓疮，而不幸的是，这个脓疮将永远使阿拉伯人发烧。

123. 既然我的好朋友戈德堡先生提起医学上的明喻和隐喻，那么，西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脓疮；你们知道，脓液是会引起红肿的。病人什么时候才会痊愈呢？只有在脓液被放完的时候，只有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被挤出去的时候。也许不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或者在我的好朋友活着的时候，但是还会有更多的痛苦和灾难。这是我从一九三九年以来在纽约城一直想对许多政府官员说的话。我甚至在市政厅跟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同一个讲坛上演讲过。在战争期间，我发现我在市政厅是处于少数地位；在战争期间，我在这里处境窘迫。要是有人认为自己在这里是一个地毯商人的话（这里传播着各种各样的有关我的谣言），那么我从一九三九年以来就正式代表了三个阿拉伯国家：在世界博览会上代表黎巴嫩，后来代表叙利亚，现在代表沙特阿拉伯；我的叙利亚朋友们都还年轻，不记得这件事了吧；而在非正式方面，我代表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因为许多年以来我在巴勒斯坦这个问题上是积极活动的，但我不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如纽约时报一度歪曲报道的那样。

124. 我是一个阿拉伯人，首先是一个泛阿拉伯

人。现在作为一个泛阿拉伯人，我毫无仇恨之心地向这个地区的犹太兄弟们讲话，我得再说一句，我不是向堂兄弟表兄弟们讲话。昨天有六个犹太教徒通过电话跟我对了话，我是多么激动啊。其中一人出生在雅法；另一人出生在阿勒颇；其他两个人对我说，他们说阿拉伯语。他们都用阿拉伯语跟我闲谈。他们听过我的发言。我的好朋友戈德堡大使，下面就是他们跟我谈的话。“为什么这种事竟然在我们身上发生呢？”我问，“在谁的身上？”“在我们身上，我们跟你们没有吵过架。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说阿拉伯语。那些阿什干人”——指的是来自南俄罗斯的犹太人——“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挑起仇视”。他们当然是欧洲人，不然他们就不会这样有纪律。自从德意志的时代，自从对德国犹太人友好的威廉二世时代以来，他们始终是很有组织，以致对大国有影响力。这些德国犹太人要求威廉二世去会见现在已故的苏丹阿布杜·哈米德（愿他的灵魂安息）。这就是奥斯曼帝国日见衰弱时的那位苏丹。格拉德斯通评论这位苏丹时说：“土耳其将一直是落后的，除非用面纱把古兰经包起来，扔到海里去。”

125.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在想什么，也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阿美尼亚式的屠杀。从拜占庭帝国时起，直到奥斯曼人到来以前，很多希腊人就生活和定居在那里，因为在十九世纪那个黑暗时代里，帝国主义竭尽全力去分裂那里的和睦相处、平安生活的居民，使得许多犹太人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信伊斯兰教——这些人被叫做改宗者。仇恨是西方列强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制造出来的。

126. 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提出这一切呢？因为我们今天亲眼所见的是过去的继续。出场的人物更换了，但是过去的精神和政策还是原封未动。谁会忘记，当时我是十七岁，劳埃德·乔治逼着可怜的希腊人要他们反叛；这些希腊人都是善良的奥斯曼人，他们都是住在斯迈纳土地上的人民。他们失去了财产，失去了房屋，因为斯迈纳及其周围的一些头头不幸变成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有了。奥斯曼帝国是历史上最宽宏大量的帝国之一。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生活过。奥斯曼人为什么如此宽容呢？因为他们是来自亚洲。亚洲有更多的宽容，有宗教上的宽容。米来特有自己的宗

教法庭——卡拉登勋爵可以为我作证。希腊正教徒有自己的法庭。穆斯林当然也有其座落在伊斯拉米亚街的法庭。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有自己的法庭。他们都是奥斯曼人。他们更能宽容，因为他们吃过苦头，而不是因为上帝对他们特别看待——不是因为上帝把他们创建为较优秀的民族，只是因为亚洲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中，在他们整个六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受苦受难的。他们知道受苦难是什么滋味。当然，他们不都是天使。他们是人。但他们的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宽容。一个名叫欧麦尔·伊本·哈塔卜的伊斯兰国王不去教堂参拜，目的就在于不使这个教堂改变为清真寺。

127. 伊斯兰教本身不容许在任何清真寺尖塔顶上扯起国旗，因为真主比民族更伟大。真主最伟大；人是影子，是这个世界的客人，是永生岸边的一粒沙。今天他在这里，明天他就不在了。在人们中间产生了个人崇拜。西方人把一个人作为崇拜的对象。出于对我的老朋友戈德堡先生的尊敬，我不想指名道姓。他们把一个人看做是一个神，在他们看来，他差不多就是半神。新闻里有个人崇拜的报道，但是我们阿拉伯人每逢发现有人自吹自擂，我们就声明我们是人，正象我说过的那样，我们就训诫这样的人。我们说，伟大是造物主真主的属性，你只不过是一个人。

128. 我的好朋友戈德堡先生要我们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平相处，可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怎样的呢？他们在尖塔上，在清真寺的尖塔上，扯起了一面旗帜。在这里现在坐着一些穆斯林。你们一共有六亿人。好啦，我很抱歉地说，总会有一天要算这笔帐的；我感到遗憾，因为这将意味着更多的流血。这就意味着许多无辜的犹太人将被一些急性的人所屠杀。为什么这些无辜的犹太人该遭屠杀？就是因为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头头们沉醉在神权之中，想把历史车轮倒转，认为他们可以凌驾在其他人之上。

129. 此外，我要说，犹太教是一个高尚的宗教，但不幸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按照耶胡迪·梅纽英的父亲在犹太教的衰落一书³中提出的训诫去保持灵魂的天国，又不赞美以赛亚所说的话，也不听弥

³ 穆须·梅纽英，在我们时代中犹太教的衰落（纽约，博览出版社，一九六五年）。

迦先知的話去维护正义。谁能给我一本圣经。你们大多数人在笑，讥笑你们的圣经，因为你们已经忘掉你们的先知了。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这里我不是指那些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犹太人，而是指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忘掉了他们的上帝。圣经里说明，每逢犹太人犯了错误——我年轻时圣经读过许多次，我刚才需要一本，原因就在这里——“上帝就为自己创造了以色列而感到生气，然后他后悔而饶恕了他们”。在他们住在迦南地区的整个历史期间，这种事不只是发生一次，而是发生了许多次。西方列强还在倡议阿拉伯人与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和解。我不愿提“犹太人”这个词，因为犹太人是我们的兄弟。

130. 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犹太教作为达到一种政治目的的推动力。我可以打赌说，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包括将军们和军官们，象基督教团体的大多数人一样，甚至象许多穆斯林一样，都是非宗教性的。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利用犹太教作为达到一种政治目的的推动力，而美国的代表们（我们在许多方面喜欢他们，称赞他们）却要么是没有掌握事情的真相，要么就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洗过了脑筋。此外，没有别的可能。

131. 甚至就共产党人而论——请记住，我一直对你们说，我是个君主主义者，又是俄国革命的同时代人——他们从来没有在教堂或犹太人会堂上扯起苏维埃旗子。我这是在说苏联政府，尽管俄国革命也象所有的革命一样，或许也有一些过火之处。苏联宪法也保证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虽然共产党人正式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他们却尊重别人的信仰。许多世纪以前，基督教徒占据圣地的时候，他们和参预他们去占领的任何人也没有企图在清真寺上扯起英国和法国的国旗。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却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因为西方列强已经受了他们的影响。以色列要干任何事都可以得到许可，甚至可以在清真寺的尖塔上扯起一面旗子。

132. 主席先生，我希望你看到这张照片了，我希望这张照片已经在代表们中间传阅了。许多人也许已经在今天的纽约时报和纽约邮报上看到了这张照片。但我想，因为你们这些先生们一直很忙，也许还没有来得及看当天的报纸。

133. 我的弟弟法拉大使十分友好，让我坐上这个席位。他已经向安理会谈到阿拉伯难民的命运。犹太复国主义者总是说，阿拉伯政府在一九四八年曾劝告难民离开他们的家园，因为还会有另一次战斗。没有任何话比这更违反事实了。我可以出面作证。大家都知道，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里，现在还有十五万、二十万或二十五万阿拉伯人生活在那里——我说不上确切的数字。他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可以收到无线电广播，那么为什么没有离开他们的家园呢？他们当时没有听到在德尔·亚辛发生的事情。德尔·亚辛是一个有二百五十多个居民的村庄。某日清晨，这个村庄被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包围起来。他们杀死了男人、女人、儿童和牲畜，砍倒了树木。还有其他事件，与德尔·亚辛事件并不一样；但有很多类似德尔·亚辛的事件。但是人们却只是议论纳粹党徒的罪行。

134. 我记得，在那时，大约在十年或十五年以前，我有机会专心去注意那次事件。诺塞克先生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现在他是这里经管会议事务办公室的副秘书长；在我发言——关于人权问题的发言——之前，我对诺塞克先生说：“我听到了利迪斯事件。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件都感到悲痛。请告诉我真实情况，因为我要核对一下事实，据说一些捷克人杀死了一些纳粹党徒，纳粹党徒进行了报复。纳粹党徒在利迪斯把男人、女人、儿童统统杀光了吗？”他说，“没有，他们只杀死了一些中年男人”。他可以替我作证，但是他在联合国会议事务办公室工作，可能没有空。

135. 现在，人们会认为每次战争中总会发生过分的事。是这样的。这是真的。比方说，拿杀死德尔·亚辛所有的人民同西方人在德雷斯顿丢A型炸弹相比较，同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考文垂丢炸弹相比较，以及同杜鲁门先生在知道战争即将结束的情况下命令轰炸广岛和长崎相比较，在这一切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当然，后面所举的事件是更残酷了，但我们现在并不是对付日本或其他国家。我列举这些，只是引证已经发生了的事件。

136. 我是一个谦恭的圣经读者。要记住，犹太人的先知也是我们的先知。在十年或十五年以前，我

在第三委员会时有机会引用约书亚记。现在再引用一次。

“他们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约书亚吩咐两个探子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

“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她的父母弟兄和她所有的东西，以及她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

“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一切都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一点也不奇怪，金子和银子，他们并没有焚烧——和铜铁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

137. 百分之八十的阿拉伯土地和房屋！被他们掠夺的人不是象那个可怜的妓女那样，只能靠出卖肉体以换取金银，他们掠夺了阿拉伯人的百分之八十的财产。是谁干的？是东方的犹太人？不，不是我们的兄弟们。是欧洲的犹太人？不；是西方的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不是犹太人。假使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就会听从仁慈和怜悯的先知们的话。圣经，犹太人的圣经，充满着先知们的教导。

138. 不，先生。那些西方的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抢劫了巴勒斯坦。我不是在议论精神上的复国的犹太人。我们在这里却算是在争取和平。

139. 和平？什么样的和平？坟墓中的和平？睡在坟墓里的人是有和平的。某个人死了，那么他就安息了——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你可不能杀死一亿阿拉伯人呀，你能吗？主张不正义的和平的人知道这点吗？联合国宪章是怎么讲的？我读过好几遍了。它成了我的第二部圣经。正义的和平！正义在哪里？因为那些可怜的受难者受过痛苦，因为犹太人在欧洲遭受痛苦，就在我们中间移植了一个袋鼠似的国家。我敢说，如果赫茨尔还活着，他是不会允许这么干的。他当时企图利用和平的办法创造一种精神上的故乡，而不是成立一个民族国家。

140. 民族主义一直是欧洲的灾祸，又是亚洲的

外来的灾祸，因为它导致了许多战争。我们在联合国这里，说起来该是超越民族主义罗。但不幸的是，当每个国家要适应本身的目的，或当它的政客们认为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它就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宗教中制造出了民族主义。

141. 我刚刚听说——我很希望秘书处去核实一下，因为这种事以前发生过——许多电视台当我正在发言的时候就中断了节目，可能因为在纽约这个地方有二百万犹太人，其中很多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希望不是这种情况，但我认为这种情况就是歧视。如果真是这样——我很希望不是这样——我要求我的同行美国代表去安排一下，使电视自由不受妨碍，使巴鲁迪的声音不在外边被卡死。我不是那么危险可怕的；我是个人。我很乐于在旁听席上心平气和地跟许多犹太人谈话，但会外有许多犹太人，应该让他们晓得这里正在干什么。

142. 为什么我们当初把联合国设在美国？那时苏联人需要一个讲坛，因为他们受到了包围；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是过去的怪物，所以他们当时要证明他们是人。那正是联合国这个组织的目的之一。

143. 许多美国人说：“让我们把联合国设在美国”，因为美国退出国际联盟，是由于我们过去的同行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叔叔感到不高兴。威尔逊先生没有带他去凡尔赛，使他伤透了心，所以他说“让国际联盟见鬼去吧！”既然美国现在成为一个大国，无疑的应该保证美国留在联合国内，因为我们终究相信，美国人会帮助组织新世界。

144. 什么样的新世界！西方列强需要什么？是和平吗？有各种各样的和平。我听说，我的同行和我的好朋友——当我说“我的好朋友”时，不要认为我在嘲笑；就戈德堡大使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他要我们得到什么呢？难道要我们跟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即侵略者搞和平？

145. 旁听席上的人们在大笑。你们住口！我们正在严肃地发言。

146. **主席：**我希望沙特阿拉伯代表原谅我打断他的发言。让我请听众保持安静，使我们专心听发言。

147.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你们可以吃吃地笑，可别大声笑。

148. 和平？哪一种和平？强盗的和平？强加于人的和平？我们每天都有这种和平。一个人遭遇路劫时，把一切东西都给掉了，为的是要保存他的生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和平？那是联合国的和平吗？那是正义的和平吗？它是哪一种和平？

149.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的好朋友戈德堡大使指出：应该允许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得对。

150. 本奇先生，不要打搅秘书长，我正在发言。亲爱的本奇先生，我要他听到每一个字。他是秘书长，我没有机会跟他谈话。他忙于越南问题，现在忙于巴勒斯坦问题。他应该知道我们受了什么痛苦。

151. 下面谈谈新闻自由问题。从一九四七年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我是新闻自由起草会议的倡议人之一，请注意，新闻自由并不是放肆的自由。新闻机构，不管是属于听觉还是属于视觉，如果不用于表达自由意见，而用以从事宣传，那就会产生许多坏影响。如果新闻机构在自由的伪装下传播无法无天的思想内容，国家就会受到毒害。

152. 现在我把话题转回到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城市——纽约城。我是不想再谈这件事的，但我不得不重复一下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的那条口号：“给一块钱去杀死一个阿拉伯人”。这也是新闻自由。但我们不在乎。十九年以后，他们还那么说。我不喜欢引用这件事，因为它使人悲伤。要是我在街上看到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到枪弹的威胁，我会忘掉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是一个人。我们阿拉伯人是以此著名的。我们有许多缺点，但我们会奋不顾身，前去拯救一个可能被枪弹击中的人。我们不会象昆斯区那些人一样；在那里，当有人被杀害或被抢劫时，三十七个人看到了，但谁也不敢动一动。我不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与社会隔绝了。现在已没有家庭制度。每个人在为自己而生活着，为了他的生意，为了他的职业。职业，职业；生意，钱。人不是单靠面包生活的。没有人单靠面包生活。

153. 如果我们是动物，那就好一些了，因为动物是受智慧支配的，而智慧是动物固有的本能。我们人却把自己的本能践踏了。我们不能单靠面包生活。要是没有宗教，或代替宗教的伦理法规，或人道主义，我们立刻就会互相吞吃。而我们每天正这么干，因为道德价值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不想再拿起圣经，免得我老是要去读它。

154. 现在，我们的西方朋友们正在公开地或暗地里计划着一种和平，一种他们要强加给阿拉伯世界的和平，但对我的好朋友戈德堡大使怀有很大的敬意，因为他是公开的，而许多其他人是隐蔽的。他们谴责我们的好朋友费德林先生，说他阴谋地提出了他们认为会使战争继续下去的决议草案。他们忘记苏联已经选择了共存。他们好象已经忘记了这点。赫鲁晓夫先生来这个国家时，两大强国制定了共存的办法。为什么？浑水摸鱼？他们为什么要浑水摸鱼？美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为什么他们要在我们的水里摸鱼？不管怎样，我们是缺水的；我们没有水。

155. 这是侵略。它是恐怖主义。它是加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非正义行为，不管这些巴勒斯坦人民是阿拉伯人，是不信神的还是信宗教的，或是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这些人是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人，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人是犹太人；还有许多人是基督教徒。也许他们曾经是犹太人，后来转变成了伊斯兰教徒。我自己的家庭是个非常古老的家族。家庭成员中一大半是穆斯林；三分之一是基督教徒。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从人种学来看是有所不同的。我们都是这个地区的人民，具有相同的文化。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掠夺了本地人的土地和家园，达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156.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犹太人遭受了痛苦。遭受痛苦的那些人是谁？他们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吗？什么样的犹太人？许多曾经遭受痛苦的犹太人没有活下来。其中许多人不幸被希特勒那个暴君杀害了，但象我前提到过的那样，另外还有成百万人也被屠杀了：成百万的德国平民，成百万的欧洲人。当然，应该讲人道，应该想办法使幸存的犹太人能恢复他们的生活条件。我们都同意这点。但是要谁来作出牺牲呢？要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人民作出牺牲。

157. 为什么要这样？杜鲁门先生为什么不犹太复国主义者开放堪萨斯州？我们的英联邦的朋友们为什么不犹太复国主义者开放澳大利亚？不。因为巴勒斯坦一度是犹太王国的所在地。对的。以后来过波斯人、埃及的法老们以及其他的人。谁都去过巴勒斯坦。也包括罗马人。象我几天前说明的那样，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巴勒斯坦是所有三个主要宗教的圣地。我们要谈谈逻辑和常识吗？

158. 或者，如罗斯福夫人曾对我说过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在那里长期住下去了。我问她为什么。因为他们吃了很多苦头。哦，你得给他们作出某些安排。但是我们作任何安排，都不能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我说。你不能作这样的安排。对于居住在那里的本地人怎么办？还有些人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得到巴勒斯坦，因为上帝认为在圣地通过先知宣布上帝意志是恰当的。对的。他们的先知也是我们的先知。而且我们有更多的先知。耶稣是一个先知。对我们来说，穆罕默德也是一个先知。他们都来自这个地区。我们不是说，伊斯兰教徒应该占有巴勒斯坦，基督教徒也不应该这样做。欧洲的基督教徒在十字军年代里企图抢夺圣墓。现在这些十字军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的城堡，他们的棱堡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旅行家到那里去观赏那些东西吧。

159. 我们，我们阿拉伯人，是很坚忍不拔的。不过，要知道，这个地区的犹太人也是很坚忍不拔的。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直到今天仍然是犹太人。尽管这个地区的人民遭受了各种灾难，我们还是坚忍不拔的。现在更坚忍不拔了，但是不会在原子弹轰炸后还能生存下去。如果在座的任何人忘掉了这一点，人类就完蛋了。

160. 上帝给了任何人一份地契吗？谁从上帝接受了代理委任权？贝尔福先生和杜鲁门先生？代理委任权——法文里叫“委任状”——在什么地方？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手中吗？在西方他们有专存文献的图书馆；委任状存在那里吗？委任状和地契在何处？不，我的亲爱的朋友们，上帝没有把地契授给任何人，也没有给任何人以代理委任权。否则，他将是一个厚此薄彼的上帝。他就不是上帝了，他将是一个假上帝。要是说上帝把土地给了他们，那是谎言。他们是在欺

骗谁呢？他们在欺骗自己。在二十世纪，这种话能骗过谁呢？“是哪个上帝给了他们这块土地的？”

161. 戴维在诗篇里说了些什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戴维——也是我们的先知之一——说，“世界是主的，完完全全是主的。”世界是主的，是造物主的。世界不属于一个教派、一个教义、一个团体；世界是主的，完完全全是主的。世界不是只归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徒或佛教徒。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明天我们就不在这里了。“世界是主的，完完全全是主的。”

162. 强大的西方国家要创造和维护和平。用什么？用正义吗？他们在欺骗谁？在欺骗自己。

163.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谈谈我的朋友法拉大使提出的难民问题。我想不到他竟能谈这个问题。要是我处于他的地位，我甚至口也不能开。难民们是他的人民，是他自己的人民，是他的家人。但是我们信仰真主，真主给他力量去为正义而战斗，去争取正义的和平。

164. 犹太复国主义者预先通知说，他们要绕过联合国，虽然他们也是其会员国。他们根本不应该成为会员国。他们是虚假的会员国。主席先生，你那时在丹麦，当时比现在要年轻得多，但是那时我在联合国这里亲眼看到了这场悲剧——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成就，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时如何在巴勒斯坦为他们自己塑造了一个国家。三个国家的头头碰了面。某个基督教红衣主教按照这些头头的指示在某些国家进行活动。至于哪些国家，我就不必提了。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知道这场游戏的秘诀。他们掌握着传播新闻的工具。他们有的是钱，而且知道怎样利用这些钱。他们没有获得赞成票。现在我不想使任何国家为难，但是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是亚洲某个大学的校长），不得不离去，因为他的国家元首对他说，“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你的立场”；而他原来的发言是反对瓜分的。在沙特阿拉伯的档案里，有一份是另一个代表、非洲代表的发言。他说，“我很抱歉，但是我国政府最后一分钟的训令要我改变立场，我只得投票反对你们”。我把这段话翻译了，没有给别人看，只把它送给了费萨尔亲王——他现在是国王。在华盛顿，我的一位美

国好朋友对我说，他们企图把八千美元付给另一个代表，要他投赞成票。如果你们要见见那个人，我愿意请他到安全理事会来。他将会伸出手放在圣经上发誓——因为碰巧他是一个基督徒——证明这是事实。我不愿使他为难，但是如果你们要我这样做，我愿意把他带到这里来。

165. 这就是从西欧迁移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何在我们中间创造出他们人为的国家的情况。

166. 我们应该得到和平；但是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先就打了一个招呼，说他们将绕过联合国，在和阿拉伯人谈判时提出极其苛刻的要求。但没有一个阿拉伯人敢和他们谈判，除非他是傀儡，而傀儡们是会得到傀儡的下场的。这些傀儡也是人，我对他们表示怜悯，因为世界上任何人不应该杀害其他人。在过去二十年间，有十三个阿拉伯领导人由于谣传说他们要去和以色列谈判，就象鸟雀一样遭到枪杀。

167. 所以，让我们在联合国这里不要哄骗自己，说什么谈判能解决问题。但愿谈判能解决问题，但是我已经说过，由于强加给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土著的不公正行为，根本没有可能在幕后通过压力和讨价还价而达成协议。我必须警告你们，任何这样的协议都会流产，因为阿拉伯人民的那种坚忍不拔的脾气丝毫不比英国人逊色。当敦刻尔克失陷时，邱吉尔并没有说：“我们战败了”，他给他的人民的回答是血、汗和眼泪。当拿破仑到达莫斯科大门的时候，后来当希特勒也到达该地的时候，俄国人没有屈服。为什么？他们受了骗吗？不，他们在为他们的国家而战，他们没有受骗；假如他们是为别人的国家而战的话，他们就是受了骗；但是他们是为了联合王国郁郁葱葱的岛屿而战，为了神圣的俄罗斯而战，为了祖国而战，为了使他们的祖国不遭受那些根本没理由在那里胡作非为的侵略者的亵渎。

168. 为什么阿拉伯人就该和他们不一样呢？难道阿拉伯人是迥然不同的一种民族吗？难道他们不属于人类吗？难道他们没有尊严吗？

169. 可惜戈德堡先生不在这里，因为我倒真希

望他在这里。是的，我要你，理查德⁴，把所有这些话转达给不在此地的戈德堡先生；你现在是代表。

170. “不自由毋宁死”——每个美国人都知道这是帕特里克·亨利说的。在弗吉尼亚我看到“不自由毋宁死”的匾。这是你们的座右铭。为什么我们阿拉伯人就该有所不同？“给我以生命，但夺去我的自由”——那是种什么样的生命啊？难道他们要我们做的是与你们座右铭上相反的东西吗？不对，先生，我们都是人。你们都是好汉，这我知道，但你们是政客们的走卒。你们，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政客们的走卒。我们不要坟墓里的和平，我们不要不公正的和平。不，除非象我所说的来一次大屠杀。

171. 某些大国正在劝告我们说，要通情达理，要懂得实用主义。我知道实用主义是个希腊字。从心理学意义上首先使用这个字是另外一个美国人——实用主义的鼻祖威廉·詹姆士。在什么方面使用实用主义？在人民的生命上实行实用主义，还是在做买卖时实行实用主义？我们可不要那样的实用主义。如果我们采用了实用主义，我们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172. 在这个题目上我可以一直谈下去，谈下去，谈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谈了四十年了，在联合国里谈了二十年，在联合国成立之前谈了二十年。他们说：“为什么巴鲁迪还不罢休啊？他太老啦。”在我收到的电报中有一份，在骂了我一通以后说：“你的思想和你本人看来都衰老了。”我不知道我的外貌是怎样的衰老。说这话的人无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原谅他，因为他已经洗过脑子了，才这样给我写的。我没有衰老。但这件事说明他们是怎样把他们的思想灌输给美国政客的。但是美国政客是为了捞取选票而听信他们的。

173. 至于西方列强，我刚刚从欧洲来，我看到了那里人们的情绪。我不应该对美国持不公正的态度。但西欧的人民——在他们当中有犹太人，是我的朋友——告诉我：“为什么这些不妥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竟这样对待我们？”美国人民有一些最崇高的理想，否则他们不会创造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我提请大家注意，我不提他们的名字；我不希望对他们指名道姓。

⁴理查德·F.佩德森是美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常驻代表。

我说过：“让这些政客在谈论阿拉伯人之前，把自己的嘴巴洗洗干净，因为阿拉伯人可能由于这些人的臭嘴巴而遭到污染。”现在进行着一个有系统的反对我们的运动，但是我可怜这些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为了少量的钱而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以便有可能保住他们的权力。伟大这个品质是属于上帝的，而不是属于人类的。

174. 现在谈谈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在向你们介绍了背景情况以后，让我改变一下话题，转到属于技术性方面的问题上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决议，见 S/7951/Rev.2 和 S/7952/Rev.2 号文件。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的要点是在第 2 段中，要求“有关方面迅速进行讨论，利用他们所希望的第三方面或联合国的援助，以期达成可行的协议，包括武装人员的撤退和脱离接触……”〔S/7952/Rev.2〕。

175. 这个涉及实际措施的段落的要点是：为了象戈德堡大使所说的达到或取得持久和平，应通过第三方面进行讨论。如果在听到了我告诉你们的一切之后，你们仍然相信将会取得持久和平的话，那么我就白费了我的唇舌，又白费了你们的时间。我已告诉你们，你们这种论调只不过是学术性的空谈。其目标是高尚的，但实际上却无异于用阿司匹林来医治肝脓肿。可能有短暂的和平。但对于有六千年历史的阿拉伯人来说，这样短的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在短暂的和平之后，战争就会再次爆发。为什么会如此呢？今天我无需再向你们说明全局的情况。所有的阿拉伯人对于他们自己的立场是明确的。因此，我呼吁我的美国朋友们和同行们忘掉上述的一段话吧。它是行不通的。尽管创造和平的目标是高尚的，它只不过是一相情愿的设想而已。

176. 但这是一种怎样的和平呢？按照犹太复国主义的总主教本-古里安先生的提法，是暂时的和平。我现在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的《纽约邮报》援引那么一句：“前总理戴维·本-古里安鼓励犹太人重新定居……”。在这里他应当说明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到处都有犹太人，他们都忠于他们的所在国。我毫不怀疑，有无数具有犹太教信仰的美国公民忠于美国。他们忠于美国，他们没有如本-古里安先生所要求于他们那样地忠于双方。

177. 在俄国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忘记了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的宗教存在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上帝之间。在俄国有无神论者。那是他们的权利。在那里，也有属于希腊正教的人，那也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是忠于他们国家的公民。不要让任何人来向我们兜售一种谎言，说什么俄国人迫害犹太人。

178. 作为俄国革命的同时代人，我是知道俄国革命的。在俄国革命的创始者行列中有许多犹太人。纽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难道忘记了这个事实吗？在俄国，犹太人是改革的支柱。美国的犹太人忠于美国，这是应当如此的。但本-古里安先生要他有双重国籍：“在美国赚钱，但把钱汇给我们，把你的心向着以色列。”我说的所有这些并不阻止人们对其信仰同一宗教的人有深厚的感情。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应该那样，不管是犹太人、基督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或属于其他宗教的教徒。

179. 纽约邮报上的那篇文章继续写道：“前总理戴维·本-古里安鼓励犹太人立即重新定居在耶路撒冷旧城以及从约旦那里夺过来的一些其他的乡镇。”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的总主教所说的话等于是：“吞并这些土地，不仅在耶路撒冷，而且在祈祷的地方升起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徽。”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应当在受到宽容的情况下，象绵羊似的来到圣墓教堂，来到欧麦尔清真寺，要求允许去膜拜他们的上帝。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有象征着通向天堂的和通向地狱的钥匙。犹太复国主义者想打开地狱的门，就能打开地狱的门，想打开天堂的门，就能打开天堂的门。我说他们想打开地狱的门就能打开地狱的门，是因为通过他们的影响，我敢断言他们会在全世界煽起一次大屠杀，煽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的从苏联来的好朋友总是小心翼翼地行事。他知道，如果越过了一定的限度，他的国家就有可能卷入到一次冲突中去。

180.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决议草案，让我从技术性的角度来谈。我要告诉你们在幕后进行的一些情况，虽然你们对此知道得很多，但我也知道一点儿。在联合国这里进行着大量的会外活动，以便使苏联决议草案得不到九票。我说的是准确无误的情况，因为我在这儿已经住了足够长的时间啦，我有我

的获得消息的途径。如果苏联决议草案得不到九票，那它就通不过。美国的决议草案，也是注定通不过的。因此，他们现在正说的是两个超级大国不愿意为了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发生对抗，以免引起大战。“让他们俩统统见鬼去！让他们统统倒霉！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移交到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上去吧！”——不管是根据哪一章还是哪一段。

181. 另一次特别会议。我们知道保持和平的行动。我们知道关于西南非洲的一次特别会议，其结果是零，零。——这是阿拉伯人的一种发明。阿拉伯人至少有一个好发明。没有这个发明，西方大国的计算机就不能开动。零。正如我们所目击的，那是个零。在大会第二十一例会期间我警告过他们，“不要召开特别会议”。正如克里门梭所说，“如果你们要否决任何条款的话，成立一个委员会，把这个条款交给这个委员会去讨论。”那次特别会议正是这样一种委员会。其结果是零。

182. 如果两个主要大国不要进行一次对抗的话，那么就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就阿拉伯人来说，其结果都将是一个零。但是大国将仍然继续搞下去：“这将压服阿拉伯人；困难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解决，时间医治一切。”许多这样的格言会使人误解的。时间是不会有疗效的。这是一种说法，是一种可能真实的但也不可能不真实的口号。假如是表面上的什么疾病，你能用油膏敷上去，那么时间是能把它医好的。我在此再次引用戈德堡先生的借喻和比拟。但是你如何能用时间去医治癌症呢？“时间可医治一切。”世界上人们的头脑是非常简单的。这可能是件幸事，因为如果人们的头脑不那么简单的话，世界上也许有更多的骚动。“时间会医治一切。有人就这么希望：阿拉伯人会告诉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些让步’。”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就必然带着慷慨赠与的心情，作些让步，那样的话，“时间将会医治联合国的一切问题”了。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联合国最好关门大吉，因为它不能象它不断遭受挫折那样地经受另一次挫折，例如远东的战争，中东的战争威胁，仍在帝国主义的股掌之上的西南非洲。联合国到底有什么用呢？

183. 我是最忠于联合国的一人。我为了它的事业服务，每次在联合国问题上，我连自己的国籍都

忘记了。我曾这么想过，联合国应当凌驾于各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和政治协议之上。但是它正步着国际联盟的后尘，那个机构的情况我在早年是亲眼看到的。

184. 我们在欺骗谁呢？我们在欺骗我们自己，还是仅仅在欺骗舆论？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再也不会受欺骗了。我要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发出警告，如果我可以“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个词句的话。我们阿拉伯人并不想要犹太人受到伤害。正如我上次发言时那样，我说别管我们，别管我们。我们没有伤害你们；我们既没有伤害欧洲，也没有伤害美洲。别管我们。千万别管我们吧。但是他们硬要干涉我们。既然他们要干涉我们，我们必须考虑到‘不自由毋宁死’。我们选择的是自由。”

185. 我们并不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怨恨他们。事实上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犹太人在我们中间一直兴旺发达。犹太人曾经是过去的阿拉伯世界的人。这里我指的是过去西班牙半岛上的犹太人，指的是东方的犹太人。他们过去曾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兄弟。但现在在这里的是另外一种犹太人。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如果他们是犹太人的话，他们会照弥迦和以赛亚的话去做的。弥迦说过，“谦恭地与你的上帝同行”。如果他们是犹太人的话，就不会那样傲慢不逊地欺侮我们那块土地上的人了。他们有生活的权利。让我们同时打开移民出去的所有大门，以便让一切认为在千百万阿拉伯人中间没有前途的任何犹太复国主义者离开，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在欧洲是有着那么多谋生的机会的。如果我们引用一个典故来说，他们为什么要一直在达摩克利斯剑底下生活呢？让我们同时也打开移民进来的所有大门，让原先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们回来，正如百川归海一样。假如那些继续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在种族上和文化上都是我们的弟兄，那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是不会产生什么纠纷的。这里所说的犹太人不是指在政治上不肯妥协的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是真正的犹太人，是与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都信奉同一个上帝的犹太人。有许多犹太人，他们是真正的谦恭地与上帝同行的。在东方和西方，到处都有我的犹太朋友。我们并不反对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才反对犹

太人。在结束我的发言前，我愿意给你们举一个具体的事例。

186.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住在伦敦，住在我的好朋友卡拉登勋爵的国家里。一天下午五时，我正在萨伏依旅馆喝茶，听到两个人在用阿拉伯语谈话。我转过身去，他们注意到我可能是阿拉伯人。于是他们笑了笑，我们就开始谈话了。其中的一个是雅法来的橘子出口商，是基督教徒，名叫胡里，另外一个是从巴格达来的犹太人，名叫埃利阿斯。胡里先生有个商业上的约会，必须先走开。埃利阿斯先生把他的茶杯端到我的桌子上来，以便我们能一起喝茶。那是在一九三七年，三十年前的事了。我对他说，“你一定出生于伊拉克，是吗？”他说，“你是从我脸上的那块标记认出来的。”许多伊拉克人的脸上有一块由寄生虫病而引起的疤痕。他说，“是的，我出生于伊拉克。”从口音上我也能辨别得出。他讲的是阿拉伯语而不是希伯来语。他是犹太人。我说，“谈谈你自己吧，我喜欢听你简单的自我介绍。”于是他说，“我先前住在德国。”我问，“是什么促使你到这儿来的？我猜想是希特勒的政策。”他说，“是的，希特勒的政策把我弄到这儿来了。”

187. 我说，“我想知道在德国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希特勒在政治上如此的顽固？”他回答，“瞧，我本人是个犹太人，但希特勒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的程度上要由犹太复国主义者负责，要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凡尔赛和会上所采取的政策负责。”我侧着耳朵倾听他这番话。他说，“你知道，他们一直企图在巴勒斯坦建立那么一个民族国家”——他当时用的是故乡之类的词，而我现在转述他的话时用了“民族国家”这个词。——“你知道，我是个东方的犹太人。他们给我们把事情搞糟了，因为在德国有皇帝的时代，德国是亲犹太的，但现在却变成疯狂地反犹太了。”我说，“希特勒为什么这样？”他说，“在二十年代，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在外汇方面投机倒把，而那时在德国是禁止从事外汇交易的。他们的人口占柏林人口的百分之四。他们逐渐拥有并控制了百分之五十六的柏林的财产。”我说，“这是言过其实了吧？”他说，“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是许多财产落到了他们的手里。这是德国人反犹太人的原因之一”，他说道。接着我问：“你为

什么到这儿来，你不是一个欧洲的犹太人吗？”他说，“嗯，他们开始把标记贴在我的门上。那时我正要和—一个德国女子结婚。我不是太虔诚的，但我是犹太人。所以我想我最好在灾难降临之前就离开。”他做得对。

188. 本—古里安先生，这同一个本—古里安先生现在却说——而在他死后将留下一份遗产——以色列应当是容纳犹太人的地方。纽约市的犹太人会离开他们修建的摩天大楼到以色列去吗？他需要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卷入与阿拉伯人进行的战争。这没什么关系，本—古里安先生的预言是一定会实现的。过去赫茨尔的想法是，由于犹太人受到了迫害，应该在巴勒斯坦创立一个国家来解决犹太人的问题，那是他的想法。但是，我相信，全世界有一千六百万犹太人。本—古里安也好，或具有他同样信仰的任何人也好，怎能指望把一千六百万人都挤进巴勒斯坦去呢？而这一千六百万人并不要离开他们所在的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因为在那里他们是忠实的公民。

189. 但是我要提出警告，因为我很同情犹太人。我总是为那些受迫害的犹太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同你和我一样，都是人。但我感到难过，还因为有一天他们会变成替罪羊——不是在真正的基督教国家里，而是在所谓的信奉基督教的那些国家里。在那里，基督教徒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已经忘记得很多了。每当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归咎于可怜的犹太人。他们会说，“你们是我们出问题的根源”，尽管犹太人可能是完全无辜的。这就是我想要提出的警告。这种情况也许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生，但在德国却已经发生了，而它还有可能再次发生。当人们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就要寻找替罪羊，而在整个历史时期里犹太人一直是被当作替罪羊的，这是不幸的，这是可悲的。我们不想要犹太人受到伤害。但现实情况又怎样呢？现实确实是冷酷无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依然在伤害我们。

190. 我已经把我的意见表达得十分清楚了。这多半不是由于我坚定的想法，而是由于我对这个问题整整研究了四十多年。否则，我就不仅难以使安全理事会，而且也难以使任何愿意研究我的发言的人了解我的真意所在。如果将来发生的情况正好与我所预料

的相反，如果没有苦难发生，那么没有人会比我更高兴的了。但是如果事态真的按照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发展——而且凶兆已经显露出来了——，至少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会为我真诚地讲了老实话而感到满意。在我去世以前，我将问心无愧，因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计划上我都没有伤害我们的犹太兄弟。但是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已经从人道主义出发，尽力向他们提出警告，因为他们作为人来说，也是我们大家的兄弟。我警告他们说，他们已经犯了错误，因而他们最好不要坚持自己虚构的梦想，这个至今还没有实现的梦想不仅会破灭，而且会由于他们在西方世界许多首都所具有的影响，可能把世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去。

191. 主席先生，我请求你原谅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披露我所看到的事实。但我希望你回忆一下这样一个情况，这一情况，秘书长也是知道的，即虽然沙特阿拉伯也是联合国宪章的一个签字国，但是二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在安理会寻求一个席位，而且由于我们从来没有在联合国的任何理事会里寻求一个席位，我们也从来没有提出这个国际社会在社会或经济事务上应当怎样去做。我们一贯表示要虚心学习，而不是象许多大国那样表现得总是在向别人说教。我们现在仍然是在学习。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向别人请教。刚才我在这儿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来自我的头脑，而是来自我的内心深处。我的全部思想都沉浸在祈祷之中，祝愿世界上会出现正义的和平。

192. **主席：**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193. **基德朗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陈述我国政府的立场。我在开头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出席这次会议的是我，而不是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拉斐尔大使。原因是拉斐尔大使奉召回到耶路撒冷去进行几天的商讨。在他回来以前，由我代理他的职位。我希望他会在本周末回来。

194. 在一天半的休会之后，对以色列的口头谩骂又重新开始了。我国代表团再次面临一个诽谤运动，语言激烈，并粗暴地歪曲以色列的动机和行动。想把以色列置于被告席上，并把她描绘成一个侵略者的一所纯属诡辩的大厦已经建立起来了。

195. 我不愿意使用某些发言人所使用过的同样粗野的语言,也不想使安理会的代表们都互相中伤、谩骂和歪曲,象沙特阿拉伯的代表那样。他在发言中,对自由号军舰的悲剧,进行了卑鄙的诽谤,在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发出了下流的怒吼,我还要重复一遍,下流的怒吼。关于自由号事件,这是在交战情况下一个严重的过失,对此我的政府已向美国政府表达了真诚的、由衷的歉意。

196. 我是个犹太人;我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做一个犹太人是一种光荣;做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一种光荣。做一个犹太人是值得自豪的;做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值得自豪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好的象征。它已经使一个古老的民族回到它祖先的家园。它在那儿已经建立了城镇,乡村,农场,新的社会体制,以及通过服役和献身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真正的爱国主义。这些成绩已博得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们的赞扬,博得了非洲、亚洲、南北美洲和欧洲各界人士的赞扬。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实现了神圣预言和崇高的历史性的补偿。

197. 但是我的确要明确地、无保留地表示我绝对地完全反对那些针对我国的攻击。这些攻击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这些攻击,对安全理事会在过去的两周中和甚至在过去的十九年中所掌握的事实,作了任性的、有意的歪曲。

198. 让我们再看看六月五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一些事件吧!五月十八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要求撤走分驻在加沙地带、西奈沙漠以及在亚喀巴海湾入口处的沙姆沙伊赫一带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在那一天联合国紧急部队就不复存在了。难道这是促进和平的一个行动吗?难道这是表明和平诚意的一个行动吗?不是的。这是为了进行侵略的准备。必须搬掉紧急部队这块石头,才能准备并发动对以色列的侵略。

199. 五月二十三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布,以色列的船只以及其他国家开往以色列最南端的埃拉特港的船只,凡载运所谓战略物资的,也就是说,凡载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恣意称之为战略物资的,禁止通过蒂朗海峡。难道这种封锁行动是和平的行动吗?

难道这种再次强行封锁表明有和平诚意吗?没有。这是明显的敌意行动,是行使国际上所反对的交战权。封锁是一种典型的战争行为。

200. 在此期间,即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埃及在西奈沙漠开始大量集结军队。集结了大约八万士兵,几百架战斗机和一千辆坦克。这样大量的部队沿着与以色列接壤的西奈前线,沿着加沙地带和进入埃拉特地区的通道,分布开来,严阵以待。在部署这些军队的同时,开罗的好战宣传甚嚣尘上。埃及首都的宗教界权威人士宣布了一场圣战,埃及人民在圣战中被驱使向前推进,去进行一场以摧毁以色列为目的的穆斯林反对异教徒的宗教战争。埃及总统当然站在最前列煽动他的人民迎接即将来临的战争。下面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在阿拉伯工会中央委员会所说的话:

“阿拉伯人民要求战斗。我们一直等待着准备就绪的合适的日子,因为如和以色列交战,我们就应当有必胜的信心,并采取强硬的措施。我们不是在讲空话。最近我们感到我们的力量已经足够了,一旦和以色列交战,我们在真主的帮助下一定能获得胜利。因此,我们现在已决定采取现实的步骤。这次战争将是一次全面的战争,而我们的基本目标是要摧毁以色列。”

201. 对于这番话,我们以色列人和安全理事会应当如何理解呢?是号召和平还是号召战争?

202. 纳赛尔总统,在五月三十日,同约旦侯赛因国王签订了一项军事协议,于是约旦开始动员。六月四日又同伊拉克签订了类似的协议,而伊拉克部队就开始到达约旦和埃及。这是和平愿望的表现吗?上述各协议符合联合国宪章吗?这些带侵略性的军事调动,难道不违背一九四九年埃及、约旦两国同以色列签订的庄严协议吗?而这些协议是以防止一切敌对行动和导致永久和平为目的的。上面列举的事实显然是准备侵略的证据。

203. 当这些军事调动正在埃及、约旦和伊拉克进行的时候,叙利亚也进行了总动员,在可以俯视以色列的高地上陈兵五万。我们被包围了。武装的包围

圈全部完成了。阿拉伯部队所等待的只是一个进攻的信号。

204. 六月五日，这个信号发出了。在那一天，遵照空军和西奈东部地区空中防御总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发出的6/67号作战命令中的计划，埃及飞机向指定的以色列目标飞出，同时从加沙地带发出的大炮火力网向以色列的农村展开。接着，位于耶路撒冷圣城的圣地中的约旦的大炮，开始轰击以色列首都，造成严重的伤亡。在北面，叙利亚炮兵部队也参加了这个魔鬼大合唱。侵略已经开始了。

205. 这就是证据，这就是发生的事实。以色列成了一次大规模袭击的目标，成了束手无策的受害者。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权利，这个受害者单独地、成功地捍卫了自己。

206. 在这里，我想插几句话，对苏联代表的一段发言，加以评论。他责备以色列，并对以色列向德国索取防毒面具一事，进行谴责。照他看来，这证明以色列不是单独作战。以色列政府完全有理由去索取防毒面具。关于使用毒气的问题，国际红十字会曾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在日内瓦作出声明，大家应该还记得。我想把这个声明列入记录，供安理会参考。声明如下：

“国际红十字会再一次收到该会在也门的代表关于使用毒气进行轰炸的报告。驻在也门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的负责人率领了一个医疗队，于五月十五、十六两日到也门北部一个村庄，试图对几天前遭到轰炸的受害者进行救护。据幸存的人说，那次轰炸的结果，受害者当中有很多人因窒息致死。由于当时的空袭，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们来迟了一步，但是他们在到达现场后，立即对一些受伤者进行治疗，并搜集了证明使用过毒气的各种材料。

“此种作战的方法，是编成法典的国际法和习惯法所绝对禁止的。国际红十字会对此感到极端不安和异常关切，立刻将其代表的报告转达到与也门冲突有关的各方，要求它们庄严承担责任，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使用导致窒息的毒气，或任何类似的有毒物品。”

以色列政府之所以被迫索取防毒面具，完全是不足为怪的，他们也面对着同样的敌人。

207. 任何大量的诡辩，任何激烈的言词，任何尖锐的叫喊和厉声的谩骂，都改变不了我刚才所说的这番真理。任何歪曲也不能把我们这些受害者变成侵略者。

208. 假若有人需要更多证据的话，那么安理会在过去两周中经常引用的纽约时报就提供了证据。该报今晨刊登了六月十二日发自贝鲁特的一篇报道。摘引如下：

“大马士革出版的叙利亚政府机关报革命报上刊登的一篇关于这次战争的军情分析的文章声称：当叙利亚和埃及军队用自卫战术来牵制以色列的兵力的时候，阿拉伯军队就应在约旦前线集中军队向以色列发动进攻。

“……

“文章又说，在以色列国土上进行游击战而同时又从以色列外面进行正规战这一叙利亚战略，从其战斗的结果已可看出其重大意义。文章建议说：‘整个阿拉伯后方要越早越好地变为精练的作战队伍的营房’，以继续推行这一游击战战略。”

209. 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比这更早的一个时期，追溯到远在十八年前，将近十九年前，在以色列国成立的时刻。十九年前，当以色列国按照联合国大会第一八一(二)号决议刚刚建立时，阿拉伯国家就对以色列国宣战了。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当时阿拉伯联盟的秘书长阿赞铂夏是这样说的：“阿拉伯国家将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战争，一场严重的大屠杀，人们将把它与蒙古人的大屠杀和十字军相提并论。”为了执行这个政策，六个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的军队开进新成立的以色列国，为了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210. 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先生把这个事件叫做侵略：“联合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武装侵略。”

211. 目前苏联代表的卓越的前任葛罗米柯先生，认为这个事件是对和平的一次威胁，是旨在镇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行动。他的同事们特斯阿尔阿普金和曼努尔伊斯基两位先生也同样不含糊地谴责这次阿拉伯侵略行为。

212. 今天的以色列还是当年的以色列，今天的阿拉伯国家也还是当年的阿拉伯国家。这次侵略也与当年的侵略相同。十九年以来直至今日，以色列被迫在全面包围中生存。边界上的土地无处不见到炸弹的痕迹，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一个村庄或城镇找得到一家未遭死亡的灾祸；没有一个村庄或城镇中辛勤劳动的成果，不是瞬息间就遭到埃及、约旦、叙利亚的大炮、炸弹的破坏。哪一天不听到威胁着我们生存的广播。

213. 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就是这样说的嘛：“我们要行动起来，实现全埃及人民的紧密的团结，以消灭以色列。我们要把她干掉。”

214. 叙利亚总统阿塔西说：“我们高喊人民解放战争的口号。我们要的是一次无限制的全面战争，一次能够摧毁犹太复国主义者基地的战争。”

215. 约旦宣称：“用武力把以色列赶出加沙，而且不止于此，还要解放整个巴勒斯坦，因为世界舆论在我们一边。犹太人从古以来就在寻找和平与安全，而他们以为有了以色列就可以获得这些。但是，以色列本身将沉没在大海中，对以色列来说，没有什么和平和安全可言。”

216. 我们一直被包围，被封锁，被袭击，被威胁。人们公开宣布我们的末日即将到来。十九年以来，一切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被用来对付我们。而所有这些都是联合国宪章和全面停战协议的幌子下进行的，而且还免受惩罚。

217. 上述这两个文件说了些什么呢？同样适用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义务是哪些呢？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这样写着：

“(一)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二)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本宪章

所担负之义务，以保证全体会员国由加入本组织而发生之权益。

“(三)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四)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218. 停战协议又是如何说的呢？四项全面停战协议中的措辞是大体相同的：

“第一条：

“为了促进在巴勒斯坦恢复永久和平，又鉴于双方在今后军事行动方面有为此而互相作出保证的重要性，现规定双方在停战期间必须完全遵守的下列原则：”

原则之一是：

“任何一方不能命令其武装部队，即陆军、海军或空军，对另一方的人民或武装力量采取或策划侵略行动，或以侵略行动相威胁。”

另一原则如下：

“必须充分尊重任何一方享受安全的权利和免受对方武装进攻的权利。”

还有一原则是：

“任何一方的陆、海、空军或准军事力量，包括非正规军在内，不能采取类似战争的或敌对的行动……。”

最后一条原则是：

“此项协议之谈判和缔结，是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第六二(一九四八)号决议。决议要求达成停战，以消除对巴勒斯坦和平的威胁，并促使目前在巴勒斯坦的停战过渡到永久和平……。”

219. 过去十九年中，阿拉伯国家的实际表现、它们的宣言、它们采取的行动，是否与上述的义务、许诺和保证相符合呢？公开宣布了的交战状态，作为阿

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官方原则的交战状态,作为我们时代的一切危机的根源的交战状态,这种交战状态难道是联合国宪章或阿拉伯国家承担的义务所能容许的吗?

220. 现在我想就目前的形势讲几句。安全理事会在其决议中所要求的停火,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叙利亚是全部有效的;为了保证这一点,我国的当局正与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参谋长布尔将军全面合作。但是,关于停火问题,我国代表团觉得还有一点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政府无耻地违抗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公开违反联合国宪章,已经公开宣布要对以色列继续保持交战状态。科威特甚至通知安全理事会,它决心不遵守安理会的决定。宣布对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的其他阿拉伯政府,迄今为止尚未宣布他们将重新尊重他们对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各项庄严义务。

221. 重要的是应当注意到,所有这些政府都曾经通过陆地和空中的实际军事行动,通过向作战地区派遣部队和运输物资,通过在毗邻地区部署地面和空中部队等形式,积极地参加了侵略以色列的战争。显而易见,只有在各有关政府正式通告,它们都已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停止了战斗并结束了在该区的一切军事活动之后,才能认为停火全部生效。

222. 在停止敌对行动之后,以色列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在其控制区内恢复正常的平民生活。在保障该区居民的安全和生活福利方面,以色列政府是颇为关切的。为此,颁发了严格的规章条例,现在贯彻执行。在水电供应和卫生管理方面,尽管困难很大,目前已经恢复。耶路撒冷旧城的阿拉伯警察已被召回执勤,并协助维持公共秩序。

223. 在目前形势下,为了力求使平民的生活尽可能地恢复正常,以色列当局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所采取的行动,得到了安瓦尔·哈提卜先生的赞赏。他是居住在旧城的一位知名人士,曾担任过旧城的市长。前天他声称:旧城和西岸的全体居民,对于以色列军队的良好表现以及他们与当地居民的相处方式,都感到惊异。

224. 另外,难民的需要现在也得到了及时的重

视。显然,在战争期间,人们有的从一地转移到另外一地,大多数是在西岸区之内转移,有的向东,也有向西。有些人过河来到东岸与家人团聚。但在战争结束之后,人们就大规模地从东岸迁回西岸。对此,以色列当局未加任何阻拦。

225. 最近我接到通知说:以色列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在讨论一项协定,并且在最短期间可望予以签署,这项协定将规定继续开展该机构的一切工作。另外,我国与关注阿拉伯难民及一般平民的一些国际性志愿组织之间,也在进行类似的安排。我受权向安理会保证,以色列政府及其各主管机关都完全尊重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各项规定。以色列政府已就战俘及其迅速交换等问题,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立了联系,该委员会现有一个代表团在以色列。我的政府希望其他有关方面也能照此办理,使交换战俘的工作能够迅速进行。

226. 现在的形势为安全理事会,为联合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时机,来结束长达十九年之久的战争、煽动和侵略的状态,并取得中东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我国外交部长六月六日在安理会第一三四八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曾经提到一些意见。我们觉得,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这些意见可以予以考虑。意见包括阿拉伯国家要承认以色列是存在着的,并且有权存在;承认以色列与它们阿拉伯国家一样,都是中东的一个部分。意见还包括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之间要建立直接的主权关系;要和平解决争端;要能自由地通过国际航道;以及要保证中东所有国家的安全、领土完整和独立。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美国代表几天前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建设性的决议草案中,上述各种观点很多都得到了反映[S/7952/Rev.2]。

227. 然而,在迄今存在的制度下,这些目标没有一个能够实现的。这种制度在过去十九年中曾经三次引起重大的武装冲突。我们决不能回到以往在该制度下存在的那种危险状态中去。那些危险状态没有促进和平,它们在文字上和实际上都为战争制造了借口。它们造成了战争的全部悲剧。以色列现在不想打仗,过去也从来不想打仗。战争是一种痛苦的、带有悲剧性的负担。我们的国家政策中最珍贵的目标、最热望实现的宗旨,莫过于同我们的阿拉伯邻国实现和

平。倒退到以往毫无效果的计划上去，是不会取得和平的。现在是一个向前迈进、取得稳定解决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好时机，这样的解决对全体中东人民——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有利。我们所追求的正是这个目的。

228. 苏联代表刚才提出的消极的、片面的决议草案不可能达到上述目的。这个决议草案带有破坏性的意图，是开倒车，是想恢复敌对、交战、封锁、抵制、边境上每天武装冲突、阴谋破坏和谋杀的状态。我国代表团尊敬地希望安全理事会立即否决这个决议草案。

229. 请允许我在发言结束时重复强调：我们的双眼和内心都是向着和平的。我们最亲切的愿望、最萦怀的理想，就是在中东实现和平，就是使这一地区所有的国家——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都能友好和睦地相处，都能在为各民族利益而进行的建设性事业中共同生活。

230. 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们过去曾拒绝我们伸出的手；今天在安理会上他们再一次拒绝了。他们说他们不想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他们永远不会同以色列和解。他们要战争。他们梦想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回合。我们恳求他们改变这种心情，恳求阿拉伯国家能意识到和平的胜利比战争的胜利更加伟大。几千年前，先知们的崇高真理是从中东传向当时仍处于黑暗之中的世界各地的。我们祈求中东能再次成为和平精神的灯塔，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231.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突尼斯代表。叙利亚代表已欣然表示在突尼斯代表发言时，他愿意暂时让出他的安理会议席。我欣赏叙利亚代表的这种姿态。现在请突尼斯代表到议席就座发言。

232. **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首先我想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他把他的席位和发言机会都慷慨地让给了我。

233. 我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S/7974〕，提请主席先生和安理会注意以色列当局在约旦境内制造的极为骇人听闻的局势。他们对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人民正在施加一种不正当的

压力，想诱使他们抛弃家园到河流的对岸去。我曾提到过各种通讯报道，其中也包括一条国际合众社的报道。这些报道与以色列代表刚才所说的相反，正好表明这是以色列当局的一项蓄谋已久的政策。

234. 刚才约旦代表向我们介绍了以色列这一行动的大量细节，将占领当局的行动和特拉维夫政府的意图讲得一清二楚，毋庸置疑。据《纽约时报》估计，有十万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土地和家园，而《纽约时报》是不大会被人认为是过分同情阿拉伯人民的。

235. 突尼斯政府相信安全理事会将考虑这个问题，尽快地通过一项明确的决议，来结束以色列侵略者的这些非人道的行动。以色列明目张胆地侵犯了人类尊严；国际社会曾多次力图通过联合国，来解决这个自从以色列国成立以来一直令其十分苦恼的带有悲剧性的难民问题。而以色列却从中破坏。面对这种现象，安理会决不能袖手旁观，无所行动。

236. 特拉维夫政府的代表们在这里详细地说明了他们是热爱和平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所精心策划的全部阴谋却是在阻止中东实现和平。他们一面在本届安理会上继续挥舞橄榄枝，一面却又处心积虑地撒播暴力的种子。以色列国的西方朋友和保护人指出，欧洲的犹太人在纳粹和欧洲反犹太主义者手中有过惨痛和苦难的遭遇，他们想以此来为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情辩护。但是，当他们听到阿拉伯人在阿拉伯领土上或者非洲人在非洲领土上所遭到的痛苦时，同样的道义感，同样的原则，却突然间变得高度灵活，甚至可以折衷调和了。

237. 突尼斯共和国敦促安全理事会禁止再次发生这种最典型的纳粹式的移民。安理会应该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使以色列占领者能正派一点，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对其他人也都负有责任。

238.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摩洛哥代表。据我了解约旦代表已欣然表示，愿意在摩洛哥代表发言时暂时让出他的安理会议席。我欣赏约旦代表的这种姿态。现在就请摩洛哥代表到议席就座发言。

239.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对于突尼斯代表刚才就阿拉伯人民的地位、特别是阿拉伯难民的地位

向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呼吁，我代表我们王国政府完全予以支持。他们的地位是得到国际承认的。

240. 我的政府指示我向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要联合国的各个专门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取一切措施，立即向被赶出自己土地的一百万新难民和由于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而被迫重新迁移的平民，提供一切必要的人道主义的援助。这些被迫重迁的居民，究竟迁到何处，我还不得而知。这是对联合国秘书长的一项官方的正式的请求。我们希望联合国立即采取上述的这些步骤，这些也是联合国在目前情况下所能够办到的最起码的事情。

241. 我非常专心地听取了以色列代表刚才的长篇发言。这并不只是因为他说得娓娓动听。也许应该承认有某种个人的因素影响了他的发言的表达效果。另外，我们过去几天中所听到的他的语言，与以往相比也明显地有所改变。尽管如此，我认为以色列代表这次发言的实质还是值得一评的。

242. 他从日内瓦来后在安理会上第一次发言时，就不再想保持他身分的神秘性。他告诉我们，他是犹太人，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为此而感到自豪。我相信，当一个人为自己具有某种特殊信仰而感到自豪时，不会有什么人对这种引以自豪的权利提出异议。我们穆斯林对于犹太教教义的精神价值从未加以怀疑。我们宗教的兴起，甚至比基督教还晚，所以反复宣讲犹太人有罪的不是我们。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不是我们，把搜索杀死耶稣的刽子手列为一项宗教信条的也不是我们。我们不相信什么耶稣受难，我们没有创造什么犹太人对耶稣之死负有责任的信条。这种希伯来人民有罪的理论是另一宗教的发明，在整个希伯来人的历史上，这种理论一直使其烦扰不休。我相信著名的基督教权威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讨论时所使用的语言，我在此不想详细叙述。

243. 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三大宗教的摇篮，这是神意决定的。有史以来，各教的先知们，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从这一块土地上发出了上帝的声音；上帝指定这里作为他信条的诞生地。至于上帝的意旨究竟是如何传下来的，这无关紧要，事实上，每一先知

所传播的信条都对以前所传播的信条作出了补充，都在一定形式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244. 所以我们对于犹太教是否应该存在的争论必须永远放弃。历史家谁都不能指出在阿拉伯世界有过任何象帝俄时代那样对犹太人的屠杀。犹太民族的历史，也许是一部可悲的历史，在阿拉伯世界的舞台上，这部戏还没有演完。在阿巴斯及其后裔统治下的伊斯兰帝国、乌梅耶德及其后裔统治下的伊斯兰帝国、或土耳其帝国、或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犹太人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受到苦难。但是有几个时期，他们为了逃避天主教的裁判，曾被迫从欧洲——从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逃走。他们正是在当时有着辽阔领土和世界权力的穆斯林国家里找到了避难所。在那里不但他们的生命是安全的，而且他们还享受到一种使他们的宗教继续兴旺的地位。他们的人民可以按照他们个人的地位去生活，他们的犹太教教堂也受到保护。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关于我自己的国家的情况，在我国许多犹太人担任了大臣、大省的省长和有名的御医，而且在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划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摩洛哥犹太人感觉到在摩洛哥以外他还有一个什么祖国。

245. 但是对于把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混为一谈的说法，我要提出异议。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哲学，它并不是在希特勒决定消灭犹太民族的时候才第一次出现的。早在纳粹主义出现之前，在德国、荷兰、瑞士、巴黎和伦敦的中上阶级犹太人掌权的年代里，著名哲学家的著作里就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在一九一五或一九一六年，当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的哲学著作，也就是第一次要求让犹太人有一个祖国的呼吁书发表时，全世界的犹太人，在其不掌握权力的各地，都受到保护，而在阿姆斯特丹、苏黎世、汉堡、伦敦和其他金融中心，犹太人可以说是掌管银钱出入大权的。

246. 控诉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能用来证明以色列应当成为犹太人的祖国。一九四二年，当维希政府通过其驻摩洛哥保护国的总督，要求摩洛哥行政机构免去一切犹太人的职务的时候，摩洛哥国王对全国人民发出庄严呼吁，并断然拒绝执行当时在德

国占领下的法国所施行的法律。这是由于当时法国在虚构的法律根据下把摩洛哥看成她的保护国，而实际上摩洛哥本身是拥有主权的国家，在它的领土上公民资格与宗教信仰是毫不相干的。勒内·卡森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对这种立场深加赞赏。

247. 盟国赢得了战争胜利，曾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都得到了必要的赔款。大约几千个波兰犹太人（他们都是波兰公民）、法国犹太人、德国犹太人以及其他被占领国家中的犹太人感到对他们国家所给的赔款与他们自己在战后获得的补偿，是对他们领土的占领和对他们的人民的屠杀而作出公正的补偿。但是在波兰收复了它的领土，而德国已向战胜国付出赔款之后，我没有想过会有什么要求取得双份赔偿，例如作为法国人领一份，作为犹太人又领一份。这些犹太人已经成为某个国家的公民，他们看到这个国家在战争胜利后已获得了纳粹主义受害者应得的赔偿，就感到满足了。因此，这些国家中的犹太人，既然已经从他们的政府获得了必要的赔偿，那就无须把他们自己看作一个国际犹太集团而要求有一个祖国，去补偿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了。无论作为犹太人或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在法律上或道义上他们都不能合法地要求把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祖国。

248. 我们听到了一个冗长而镇静自若的声明，企图把以色列国描绘成为一个和平力量，这种力量在过去十九年中一直表达了它与邻国和平共处的愿望。在阿拉伯文化里，睦邻是一种非常受人尊敬的概念。对邻居的尊敬是一种责任，如同个人对父母与家庭的尊敬一样重要。但对于根据我前面刚刚指出的理由离开那些国家而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难道可以把他们看成是阿拉伯世界的邻人吗？难道他们可以很简单地被认为是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的邻人吗？难道他们是被他们逐出家园的两百万难民的邻人吗？他们到底是谁的邻人居然可以要求得到按照良好睦邻传统而给他们的待遇呢？以色列国是怎样诞生的呢？它的创立是出于和平的愿望吗？十九年以来，在这个大厅里，许多代表团已经详细地叙述过导致创立以色列国的情况。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一条箴言，就是说，谈话不要提及死人，除非你讲他们的好事。当我谈到那些对创立以色列国负有责任的人们，恐怕我对那条箴言的尊敬，多少要

打点折扣了。我知道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们（也许是在雅尔塔），感到在这件事上犯了罪过，他们想在一九四八年予以纠正。但当时的那些著名领袖，虽然由于取得了战争胜利而手中掌握了世界上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的命运，竟出于他们自己的信仰或政治信条所认可的感伤主义的动机而在人道主义原则和感情的名义下，强行建立以色列国，但他们却忘了在签署以色列国的出生证时，他们是在以人类的名义做了另一件严重不公正的事情，即把二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和从别的国家移来的阿拉伯人判处流放。

249. 在当时，雅尔塔、波茨坦以及其他协定掀起了兴奋的情绪。这些协定回复到十九世纪的概念，企图把世界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用这样的方法来建立和平。很不幸，其结果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是悲惨的，而从政治方面来讲是严重的。今天我们在中东看到了这些结果。假如当初没有创立以色列国，中东一直就会是一片和平地区，那里的各民族就能在和平中生活，有着创造广大财富和伟大文化的巨大潜力，就是说，有着足够的道德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资产，能够使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他们的地区和其他地方把他们的精神和物质资源作为礼物献给全人类。

250. 以色列国的建立，引起了中东的不安，而当初允许它建立的那些国家，正是十九年来一向拒绝面对现实的那些国家。

251. 我们已有保证——我相信这些保证是真诚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一些其他国家，要保卫这个地区一切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们并且试图保护难民。事实确是这样，但正如在每个政治行动中那样，我们应该抓住政治效果的起因呢还是它的结局？难道仅凭把一些价值不到每天半美元的破烂物资施舍给那些被逐出家园而在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仍住在难民营里的难民，就能够使一个负有建立以色列国的责任的人在良心上得到安慰了吗？难道保卫领土完整仅在于研究出一张地图，来找出输油管道在何处，战略位置在哪里，哪些工厂应该保存，哪些应当毁掉这些事吗？

252. 我不喜欢在这个安理会里进行个人之间的互相责备。对于那些试图为他们的立场进行辩解的代

表们，我怀着极大的尊敬，所以我将克制自己而不把我的批评指向哪一位代表。

253. 但是自从安理会开会考虑这个局势以来，在保护领土完整方面又做了些什么呢？约旦的三分之二土地被占领着，加沙地带也是同样情况；苏伊士处于外国控制之下；埃拉特受到侵占。这是不是意味着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呢？主席先生，你和本安理会的任何代表是否相信，在目前形势下向我们提出这个显然是真诚的呼吁以及提出我们认为是表示恢复和平的真诚愿望的决议条款，是完全应该的？

254. 过去十天以来，安理会以及许多不同的发言人一再促使大国注意下列事实：确实存在着侵略；领土被占领；停火的呼吁惨痛地提醒了阿拉伯人当年距离特拉维夫十二公里时接受休战的教训。那次休战实际上是一个烟幕，在它背后，船只在海法和特拉维夫两个海港卸下了扭转军事形势所需要的武器。

255. 现在我们正在再次受到呼吁的引诱、受到怀旧的引诱、受到与一九五六年同样策略的引诱，去接受一次停火，而军队正在增援，而且泰然进入一些地区，在那里既无威胁、又无作战迹象、又无侵略行动，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利用来进驻军队。

256. 几天以前，我曾激昂地说过，假如在一开始安理会就运用它的负责处理侵略问题的全部权力，那么今天中东就不会有这样的局势，这种局势很象土耳其帝国解体，或者在洛桑会议时强加给土耳其的情况那样。明天也不会有那样一种局势，就是我们也许会看到大国不和我们商量就讨论某一地区的和平条件。在那个地区里，各方不同的利益有时指挥着冲突的立场，在那里，这些列强在和平的幌子下，由于考虑将来的自我私利，很可能根本忘却中东会变成这种和平的受害者。

257. 我们是第一个要求和平的；在我们的全部历史里，我们从来没有拿起武器去征服或攻击别国。在联合国里，我们属于这类国家，它们作出过牺牲，看到自己的领土被人宰割，自己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因为每次我们总感到，每个国家集团，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个更崇高的目标，假如需要这种代价的话，就应该愿意放弃它的一些主权或领土。

258. 要我们自欺欺人地说什么“现在有一个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不可倒退的形势，这些因素应加慎重考虑并用以作为讨论今后局势的基础”，要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谈以前的状态的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当印度一开始勇敢而认真地建议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草案去要求军队撤退到六月四日他们原来阵地上去的时候，有一些人曾经拒绝考虑这种可能性，而现在他们又告诉我们，他们不能回到以前存在的局面。倘若这些人的结论就是要考虑造成不可倒退的形势的那些因素的话，那么我们要问：难道那些人以为他们能够说服我们默许那种被不折不扣的侵略甚至外交上的勾结所造成的局势，并把它作为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吗？过些时候，我将提及某些杂志里的论文。这些杂志在国际上是以同情以色列国闻名的，虽然它们的老板们和阿拉伯世界保持着友好关系。我将要求大家注意埃班先生在战争爆发前几个小时回到他的国家以前在某些国家的首都所作的一些交易。

259. 这些历史真相必须公开出来。可能那种外交上的勾结还没有达到直接参战的程度，但这种默不作声，这种拖延，以及这种带有真诚口气的呼吁，都不过是现在刚开始暴露的国际阴谋的烟幕罢了。不管代价如何，中东的和平是能够建立的。对国际安全形成更加严重威胁的世界其他部分，和平也容易重新建立的，因为这种对国际安全的威胁使那些强国处于对抗的地位。今天有一种保障和平的突然渴望，因为人们认为下列二事是错误的：一是中东的一个主权国家要求联合国军队从它的领土上撤走；另一是一个正在被用来加强交战国（该国在战时占领了这一港口）军事潜力的港口，应归还给原来所属的国家。

260. 上次埃班先生说埃拉特是以色列赖以呼吸的肺。但埃拉特甚至在停战以后，也并非以色列领土的一个部分。它是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被以色列占领的。假如以色列要变得更加强壮而且要呼吸的话，请它不要通过别人的肺来呼吸吧。难道有了海法和特拉维夫这些港口，它的地中海海岸线还不够吗？按照它自己的统计，只有它的百分之五到六的经济资源是通过埃拉特港口进入它的国家的。难道这就是挑起战争、危害国际和平的充分理由吗？明天，在拉丁美洲，我们能否因为玻利维亚没有一个海上出口，就让它要求

智利给它一个呢？在这样的先例下，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任何其他地方的那些没有港口的内陆国家，在什么时候都会向其他有港口的国家提出挑战，我们对这种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否意识到了呢？埃拉特港口原来所属的国家对这个港口提出主权要求，难道就是今天对和平的真正威胁吗？他们说：侵略的矛头指向我们，我们打了仗，我们胜利了。但军事局势没有完结。这种冲突在中东一直继续十九年了。说什么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看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建设，难道这就是以色列进军入侵阿拉伯领土的理由吗？以色列是从何处得到它的武器的呢？保持中东军事均势的宣言一直阻碍着阿拉伯人取得抵抗以色列的武器，而以色列却从三方保证以外的双边协定中得到好处。甚至于连三方保证也并没有实行，因为根据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情况，由某个地方供应的武器的数量，给予以色列的，大大超过给予阿拉伯国家（他们为了进行自卫以抵抗以色列而要求某些首都接济武器）的。以色列常常硬说，“我在这个地区不能生存；我必须扩张”，从而号召四百万犹太人去占据内格夫沙漠地带。与此同时，它难道没有要求提供武器以抵制任何阻碍这些犹太人迁徙的行动吗？

261. 这些是从一系列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取来的几个例子。这许多事实可以在国际档案、联合国声明、世界上认真负责的杂志、以及由著名的国际事务评论员署名的社论中看到，而不仅是阿拉伯人说的（他们说的话是容易引起争论的）。今天以色列代表以其杰出的雄辩试图掩盖这些事实，使安理会忘掉它现在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犹太教问题，也不是否认犹太人在他们宗教发源地的生活权利的问题，事实上，直到一九四八年为止，这地区中的真正犹太人在那里平平安安过日子、进行祈祷，并和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一起住在同一所屋子里，并在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祈祷中庆祝国内三种宗教的节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属于我们所谓的“信仰圣经的民族”。

262. 犹太复国主义推翻了这个共同的人生哲学。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世界上有一些人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尊重一切宗教和信仰，在思想和信仰上有共同的基础，现在这种唯物主义哲学扰乱了这个共同基础。赫茨尔和贝尔福须对此负责，并

不是阿拉伯人反对犹太教，也不是反对那些遭到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

263. 很抱歉，我对于以色列代表的声明的那一部分，讲了这么多话。因为我怕那位已经来到这的新人物用一种新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从而有可能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它所必须解决的真正问题转向别处。

264. 不错，今天我们的会议是在一种新的情况之下召开的；中东今天的形势甚至不同于昨夜的情况了。我们获悉停火是全面的。我们对于达成这种结果所作的努力，表示欢迎，但我们不要代价很高的和平。我们不要那种十天的外交诡计，导致停火以便以色列能够实现它的目的。前几天阿巴·埃班先生告诉我们说，下一步的局势该是在中东建立起新结构了。达扬在电视上说：我们现在占据了阿拉伯领土的某些某些部分，为什么我们要撤出呢？

265. 今天递交给本会的声明的最后一段话，通知安理会并间接地通知阿拉伯人，和平的条件是什么。好吧，如果停火是休战、是停战，那么我们还是愿意接受停火来表示对联合国的忠诚，就象那些怀着同样心情的人一样。但是我想引用里瓦罗尔的一句话——虽然我不愿接受他的全部极右思想。他说，“挑起一个民族的心底仇恨的人们必将遭殃”。如果明天阿拉伯世界发现他们的领土已经不是象六月四日那时的领土，或者更进一步，象联合国全体大会上所说的，按照一九四八年停战条件划定的领土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的心底仇恨就真将被挑起了。假如要获得全世界的和平，它的代价就必须由整个世界来偿付。在一次特定的国际危机里，当世界的某一些人曾以最大的诚意希望改进它的经济和社会命运，而结果被诱入了一个军事骗局，被外交社会抛弃时，这些人就不应该再来为巩固以色列和维持大国之间的和平而付出代价。

266. **主席：**名单上还有很多人要发言。关于安理会今后的程序，我已和安理会代表们商量过。有些代表赞成现在休会两小时。其他代表则赞成休会到明天上午。但是，现在既然没有正式动议，我建议，让我们继续开会，但作十五分钟的休息。假如无人反对，我们就休息十五分钟。

267.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 我不愿阻碍你向我们提出的建议, 主席先生, 假如我们能有一个如你所说的短时间休息, 我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我愿意在适当的机会和适当的时候, 向安理会代表们, 也许特别是向苏联大使呼吁, 请同意我们明天继续辩论。我原来希望能有机会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他所说的希望我们今天晚上投票表决的那个决议草案, 如他所解释的, 是一个关系非常重大的决议。

268. 对这个草案我当然很想发表意见, 但直到今天下午来到安理会以前, 我还没有看到过这个草案的修改本, 而在没有向我的政府请示前, 我不可能对它作出适当的发言。我想假如可能, 可以在今天晚上一个方便的时候宣布休会, 以便明天继续, 而不要在今天开会开到深夜, 这可能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269. 我之所以现在提出这一点意见, 为的是想特别便于苏联代表考虑我向他作的呼吁。主席先生, 在你所建议的短时间休息以后, 也许可以请他对我作的呼吁进行评论。

270. **主席:** 据我了解, 没有人反对我的建议, 现在会议暂停十五分钟。

会议在下午七时五十分休会, 八时十五分复会。

271.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 我们刚才有机会听到了以色列代表回顾十九年的历史, 在他所看到的历史里面, 很自然地他漠视了那些被逐出家园的千百万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痛苦。在叙述那段历史时, 作为一个热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试图为犹太复国主义辩护, 以便把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说成是正当的。假如犹太复国主义是这个侵略的基本原因, 假如它对中东已发生的事件应负责任的话——看来它是要负责的——那么它就当然需要有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为它辩解。

272. 现在没有一个人不能说出侵略者是谁: 侵略者就在侵略的现场上, 这侵略是明目张胆的。从某种特殊观点来重述历史, 是改变不了过去几天中发生的事实。

273. 以色列侵略行为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黎明时开始的。侵略的目的, 正如很久以来每个人都

早已知道的那样, 是阻止阿拉伯人民的进步发展, 而阿拉伯人民是非洲和亚洲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先锋; 侵略的目的, 是侵犯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主权, 而阿拉伯国家已摆脱了帝国主义统治并在向着进步发展的道路上开始迈进; 侵略的目的, 是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 侵略的目的, 是沉重地打击那些已经建立的进步政权, 推翻它们并任命驯服而愿意接受帝国主义者及雇佣军命令的政府, 而这些帝国主义者和雇佣军组成以色列国的领导集团。就是这样, 它希望在世界的那个地区中重新建立和扩大帝国主义基地;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那个地区不但在战略上特别重要, 而且由于它巨大的自然财富, 在经济上也是特别重要的。

274. 在侵略以前和进攻阿拉伯国家的初期, 侵略国家以色列的领袖们不断扬言以色列不追求领土的扩张, 它所要的只是和平。那么他们打算怎样取得和平呢——让我来告诉你们——就是通过战争, 这点很重要, 我们必须知道。现在, 作为以色列国家领袖的这班冒险家公然扬言他们要夺取一些阿拉伯土地, 在中东要控制某些战略据点, 并且要由他们定出解决纠纷的条件, 这些条件将满足他们自己愈来愈大的征服欲。

275. 几天以来, 不但以色列的报纸, 而且看起来特别是美国的宣传机器——这里必须指出, 这种宣传机器已完全被纳入为以色列的领土要求和其他要求服务的范围之内了——一直在叫嚷着什么以色列国家不能继续留在现有的边界以内, 它要根据它自己的利益重新制出中东的地图。美国报纸采取的立场实在是太明显了。他们的报纸听从美帝国主义集团的指挥, 而这些集团一直煽动、武装和支持以色列, 不但让它侵略邻近的阿拉伯国家, 而且侵略所有阿拉伯国家, 以便实现帝国主义在那个地区所策划的目标。但是, 无论世界舆论, 或自称为具有全球性质的联合国组织, 或整个世界上的人民, 或爱好和平的国家, 都不会接受这样的政策和这样的立场。现在, 当全世界的人民, 尤其是作为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个洲的人民已经起来反对它并正在甩掉外国统治的时候, 他们不能容忍通过侵略和通过捏造的公理来重新制订世界地图。

276. 这些人民支持联合国宪章, 他们拥护在国

际关系中应占优势的国际法。但今天的美国报纸普遍刊登了艾希科尔先生的声明，其大意是说什么以色列将不顾联合国及其决议，而作出它自己的决定。以色列自己将决定干什么，如何重新制订地图，怎样决定提出它的要求，以及怎样满足这些要求。

277. 我们大家知道，昨天《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里摘要刊登了以色列的要求。其中有些要求就是美国宣传机构每日每时不厌其烦地反复报道的东西。宣传的目的是要说服我们承认世界地图不能照原样存在，在中东尤其不能如此，因为在那里，他们已经胜利在握，军事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他们正期待着人民承认这些军事进展。我们知道，军事上的进展可以冲昏你的头脑，但我们认为各国人民不能也不应该允许历史这样地听人摆弄，不能也不应允许世界这样地被统治——确实，他们是不会允许的。

278. 美国卓越的代表戈德堡先生为了表明他的国家的立场正确，就援引了秘书处出版的文件，其中指出，中东危机开始发展的时候，人们没有在特定的时间里看到以色列军队的集结。但是，我们只要查阅一下后来的声明就可以对这个卓越的美国家代表的发言作出适当评价。这些声明报道说，以色列的军队可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动员起来，它的全部军队已作好了攻击的准备，并说在军事上一定会得胜，因为军队已处于戒备状态。

279.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戈德堡先生的意见和声明，能相信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一个国家随时准备着战争，它在二十四小时内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就能动员它的军队，那么它声称在某个特定时间内没有军事上的集结，又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图是昭然若揭的。我们知道秘书长不是一个情报专员，不能知道以色列政府和雇佣军想些什么或者有些什么意图。秘书长不会知道那些发动侵略、干了坏事而现在还在继续干的人们，在想些什么。

280. 而且，假如我没有记错，那么，戈德堡先生在声明中说过：他不打算依照安全理事会可能得出的对苏联决议草案〔S/7951/Rev. 2〕的表决结果，回到以前存在的那种不稳定的和平状态中去。他力求通过他自己提出的决议草案。在他那个草案中，他断言或暗

示着说，侵略还没有达到极点。他企图使我们感到，不该对侵略加以谴责。这不是对于侵略的一种鼓励，不是美国方面对于侵略的认可，又是什么呢？对于侵略者不予谴责，不要求他们回到以前的状态去，而只是提出条件来改变局势，并满足以色列国想凭借武力来达到的要求，满足它企图用侵略行为强加于人的那些要求。所有这一切都等于支持侵略，鼓励侵略，并且支持侵略行为的继续。美国代表的声明（他竟然要求我们把它看成是十分庄严的，而我们几乎可以说，它只是些响亮的词句）立即使我们感到：他把他在这次侵略以前所作的一切声明全都忘记了。

281. 你们该会记得，在这次侵略以前，美国代表曾一再援引其关于中东各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某些声明，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使安理会代表们感到安心，在这次会议开始时，苏联代表就曾在发言中提到过这些声明。但是，美国代表显然忘了回答苏联代表的意见。他非但没有回答苏联代表，而且对于向他提出类似问题的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们也一直未作答复。他之所以不作回答，其理由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可是，这种理由却不能使安理会代表们满意，不能得到世界舆论的同情，当然也不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

282. 美国国内的某些集团——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我指的是谁——想要在中东取得一个立足点，他们当然也会满足以色列视为侵略成果而提出的要求。但是，世界人民却不能，不该也不会温顺地接受那种要求。

283. 但是，根据事态真相，我该说，美国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使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的要求合法化。在美国，似乎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目的是为了便于进行肢解阿拉伯国家的勾当，从而使进攻那些国家的雇佣军得到好处。

284. 所有这种鼓励显然已经促使现在统治着以色列的极端主义分子去发动对于阿拉伯国家的侵略，然后去继续进行侵略活动，而在目前则保持这种侵略行为。

285. 现正进行的以色列对于阿拉伯国家侵略，正是在美国国内这些事件的背景下发展并继续着的。只要阿拉伯国家被侵占一天，以色列的侵略就要继续

下去。只要这些领土被占领一天，就可以预期必然会有进一步的事变和冲突。安全理事会之所以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其理由也就在此。

286. 你们该还记得，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了三次停火决议。在第一次决议〔二二三（一九六七）〕中，安理会号召有关政府马上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立即停火。“立即”这个词意味着什么，这是人所共知的。

287. 但是，尽管以色列外交部长口头上接受停火，尽管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又一再声明接受，可就是没有立即停火，这是为什么？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一如既往，有必要占领阿拉伯领土，制造既成事实，然后再重申以色列代表在他声明结尾中再一次提出的要求。关于这一点，熟悉历史事实的人们早就在这儿提醒过我们了。以色列外交部长，特别是他在此间的代表，当然也做了一些保留——例如，对方也应该接受停火——但是，当时安理会仍不能不再通过两次更进一步的决议〔二三四（一九六七），二三五（一九六七）〕来谴责以色列政府，并叫它下令停火。

288. 以色列政府非但没有遵守停火决议，反而继续进行侵略。结果是：阿拉伯国家更多的领土以及其他地方都被侵占了。现在，比以往更为紧要的是，必须恢复中东的和平与安全。

289. 既然，以色列政府，在安理会代表中它的某些朋友的支持下，把停火决议解释成为诱导他们继续进行侵略和占领阿拉伯土地，并将他们的条件强加到阿拉伯国家身上——而以以色列政府现在还在作这样的解释——现在我们就不能不用更加清楚，更为准确的语言进行发言了。

290. 这种清楚的语言在美国决议草案〔S/7952/Rev. 2〕中当然是见不到的。相反，几天前提出来时我曾加以评论的这份草案，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强调必须安排好如何撤军，但这种安排必须由以色列人会同阿拉伯国家一起来进行。其次，这项决议草案所带来的后果将是：阿拉伯国家将牺牲他们应有的一些权利，而以以色列则将霸占它现在想要取得的某些权利。

291. 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旨在为侵略者目

的服务的决议，就只能怂恿并延长侵略。美国的决议所寻求的只是一种有利于侵略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无论国际社会或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联合国都不能也不该加以接受。正如我们已经加以强调并现在再次强调的那样，这份决议草案只能增进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使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提出更进一步的领土要求。因此，本决议草案应该予以否决。我相信，在进行表决时，它一定会遭到否决。

292. 安全理事会不应当象美国决议草案实质上要它做的那样，对侵略的煽动以及对侵略本身予以认可。相反地，它应当如苏联草案中所要求的那样，明白表示，采取反对侵略的明确立场，谴责侵略，要求撤军。苏联这份决议草案号召对以色列的侵略罪行予以强烈谴责，这种谴责现在比过去更为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不去谴责侵略，那就会产生其他侵略，并在其他地区中产生危及世界和平的其他冲突的温床。在世界各地有一些侵略行为正在进行，而一些人企图阻止安理会谴责以色列侵略，就为的是要保护自己免遭同样的谴责。我相信，人人都理解我所指的是哪些侵略罪行。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正在犯下侵略罪行。

293. 苏联决议草案提出以色列必须无条件地把所有军队从它的阿拉伯邻国的领土上撤出，撤退到他们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攻击前的界线后面去，也就是说，撤到他们在开始进攻以前即六月四日的阵地上去。而且，以色列必须尊重那些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主权。只有在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所进行的侵略之后，而且，只有在它被迫把军队从他们所占有的领土上撤走以后，才能开始创造一种必需的气氛来解决现存的分歧，并在世界上这块发生动乱的地区里建立持久和平，以便取得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不这么做就必然不会有和平，而中东的主要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294.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现在就请他发言。

295.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本代表团来到安理会，坚决相信：这是行动的时刻，而不是空谈的时刻。安全理事会以及整个世界面对着的是一桩

明确无疑的侵略事件。这侵略不仅指向我国，而且还指向若干其他阿拉伯国家。由于以色列对我国进行这样一种肆无忌惮的侵略而联合国不得不加以处理，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特拉维夫当局在大国的赞助下犯这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也不是第一次了。在现阶段，我们无需证明他们已经犯了侵略罪行。在安全理事会中，我曾在好几个场合明确而毫不含糊地申述：我国无意采取任何进攻的行动。我们的朋友曾经劝告我们，甚至连后来被确切证明和侵略者有勾结的人们也曾劝告我们：对于特拉维夫当局对阿拉伯部分国家所进行的挑衅，要采取自我克制的态度。我认为，我们已经采取了最大限度的自我克制。但就在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受到了一次突然而又怯懦的攻击。就连侵略者自身也不否认，他们的部队同时向几个阿拉伯国家进军。他们采取了一种突然袭击，而事实上这是一种背信弃义的侵略。

296. 对安理会，对人类，我感到有责任要直言无隐。我感到有责任这么做，因为我国以及我们阿拉伯的姐妹国家，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整个联合国，都正在经历着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小国的命运受到联合国所作决定影响。这些时刻不仅关系着联合国宪章，而且它们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当今生活中道德与伦理的准则。

297. 在这些时刻中，安全理事会正在经受严峻考验，这是一种影响到联合国组织的道德与威信的考验。联合国的建立就是要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这是建立在正义和公平基础上的和平，不是虚假的和平，不是建立在既成事实上的和平，不是违反人民基本权利的和平，也不是由几个帝国主义大国以及他们的帮凶们强加于其他国家身上的和平。

298. 全世界最近几天正在密切注视着安理会所进行的多方努力。的确，未来的历史对于这些努力将会作出评价。

299. 当安理会面临这样一种侵略行为时，它的基本特权之一就是估计形势并深入调查事实真相。在你们面前摆着的这个事件中，谁是犯罪者，罪行的发起者以及策划者，难道还有任何疑问吗？我认为这个事件是毫不含混的。相反地，这是一桩明确无疑的侵

略事件，一次预谋的侵略，是经过精心策划然后加以执行的侵略，而安理会却未能负起责任来谴责侵略者。这是安全理事会一项最为基本的任务，而安理会却被弄得看不清形势，不能谴责侵略者。这是由于美国和联合王国对联合国施加了压力，重大的压力，他们进行了威胁和恫吓。

300.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起事件并非含糊不清的。以色列代表，当他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就表现出一副高兴的神情。而埃班先生发言的时候，就更为喜形于色了。我们从会上的其他声明和发言中都不难确证这种事实。在对以色列那次侵略责任进行估价这点上，除了秘书长的报告以外，还有任何其他报告比这更为明确的吗？我还要当着各位的面再说一句：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它的一项基本责任。

301. 生活的事实迫使我直截了当。在中东所有这些事件上，美国肯定是幕后人。美国已经会同联合王国，为中东、为联合国、为整个世界面临的局势勾画出一幅蓝图，而且他们已经在巧妙地按照这幅蓝图行动起来。他们已经把所有可能的援助都供应给以色列——物质方面的，装备方面的，科学资料方面的，情报方面的，同样也还有关于作战方面的。为了进行一场邪恶而又背信弃义的侵略，他们把所有的办法都使用出来了。

302. 此外，在阿里什对面，发现一艘美国第六舰队的舰艇。试问美国第六舰队这一部分舰艇有什么理由该出现在战区附近？应该注意到：这是与美国代表在好几个场合所作的美国第六舰队远在数百哩外的声明是自相矛盾的。

303. 当然，美国人的目的是要以色列赢得胜利，从而把他们的目标强加到我们身上，但是这些目标无疑是错误的。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而美国代表竟敢到安理会来大谈和平以及美国政府为了避免战争而作出的努力。

304. 这是不能相信的。只要浏览一下华盛顿的报刊上几天来的新闻报道，就会明确地看出美国对于中东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意图。各种委员会的设立，对于该地区内事态的发展所表示的满意，以及为了解决远在数千哩外的这一地区的一切问题而采取的

策略和计划，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表明美国的意图及其企图强加于我们的一些计划。他们这样做好象是把中东那一地区当作他们自己的后院似的，并把这一地区按照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作了安排。他们把中东当作他们的一个工业和经济的企事业单位，因此认为有必要由他们来决定中东的命运。实际上，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深入研究这一切事项，并把这些事项整理出来，然后按照他们认为满意的办法加以解决。这就是他们决议草案的实质。

305. 以色列部队现在驻扎在我们的领土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这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它无耻地进攻了我国。安全理事会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安全理事会应毫不迟疑地谴责以色列对于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并要求侵略者立即无条件地撤到停战分界线后面去。

306. 以色列一次又一次地说，它这个国家是依靠联合国宪章的力量而成立起来的。可是以色列实践了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诺言没有呢？以色列遵守了它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订立的停战协定没有呢？难道说，当以色列领导人宣称他们和埃及之间的停战协定已经作废时，我们还能相信他们吗？

307. 联合国宪章的尊严，由于以色列的行动已经受到极大的损害。以色列同其他国家的阴谋勾结以及它对我国的侵略，将永远载在国际间背信弃义与无耻之尤的史册上，并占有突出的地位。当一种公开侵略行为发生时，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职责，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就是要谴责这种行为，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在这方面，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是很清楚的。规定停火来结束战斗只是第一步。绝不容许侵略者蔑视联合国这个组织，绝不容许其声称有权侵犯另一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308. 美国代表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在其实施部分第2段中，有下列一句话：

“呼吁在有关各方之间立即进行讨论……在中东放弃任何性质的军事行动，维护重要的国际权利，以及建立一种稳定的持久和平”〔S/7952/Rev.2〕。

这是等于清楚和毫不含糊地要安理会接受以色列的侵

略，作为达到以色列的卑鄙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本代表团不能不反对这种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意味着对于侵略行为的屈服。这是美国政府力图使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合法化，并且对特拉维夫政府的罪行予以嘉奖。美国政府在这一切侵略中是帮凶。它不能自称在这个问题上公正的。它是没有资格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的。

309. 我相信安全理事会为了尽其主要职责，应毫不拖延地通过〔原文如此〕美国的决议草案。

310.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已经评论了今天安理会会议上的一些发言。

311. 一如既往，美国代表在他的发言中试图重复它具有煽惑性的、人所共知的美国宣传论调。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大使所作的虚伪的论证。显而易见，那是没有根据的，无需进一步反驳。

312. 我们只想谈一谈美国代表所提到的一点——即安全理事会为什么不能在以色列武装侵略的头几个小时或者头一天就作出必要的决定？美国代表对于这一点是有它的解释的，但是事实否定了他的虚构的论调。上述这种决定之所以未能作出，是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拒绝支持一项建议，即侵略者的军队应立即撤退到停战线后面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处心积虑地要帮助侵略者赢得时间来夺取更多的阿拉伯领土。

313. 这是真正的解释，是美国代表的任何漂亮辞句或任何歪曲所改变不了的。美国代表还想建议，以色列军队从他们已经夺取的领土上撤退的问题，应与某些其他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也就是全面地解决问题。

314. 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切要引向何处是很清楚的。这整个问题——即谴责侵略并实现立即无条件地撤退侵略军这一问题——正在受到冲淡，并为一些其他的问题所取代了。这样就能使得侵略者继续占领其所侵入的土地。因此，华盛顿是侵略者的帮凶，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315. 为什么尽管全世界都充分了解是谁对于阿拉伯国家进行了这种海盗式的和背信弃义的袭击，而美国大使却无视这一切明显的事实，不能理直气壮地

谴责侵略行为，这是有其具体原因的。原因在于以色列武装干涉主义者，在于以色列侵略者。

316. 我们在安理会今日的会议上，关于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一事，已详细地说明了苏联的立场。有人建议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与约旦的领土上撤退侵略军一事应与其他各种情况联系起来解决，即采取一种所谓“一揽子交易”式的解决办法。我们对于这种建议也已经极其明快地说明了苏联的立场。这些建议都是极不光荣的卑鄙手段，用来帮助侵略军在阿拉伯的领土上筑壕固守，并帮助侵略者得到好处以及鼓励侵略者的扩张主义阴谋。

317. 美国代表在这里声称：如果安全理事会通过苏联的决议草案，这将意味着重新造成一种爆炸性的局势。他的原话也许不是这样，但这是他发言的大意。这意味着什么呢？简单说来，这是在为侵略者的立场进行辩护。听说，如果特拉维夫政府的侵略计划不能实现，近东就不会有和平，如果特拉维夫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叙利亚的部分领土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美国就是这样说的），则进行战争的条件将继续存在。按照这种说法，你们发动战争，就是为了要改变现状。这就进一步证明，对于以色列所犯的罪行，你们是参预者和合谋者；这也证明了你们公开鼓励侵略行为，并为之辩解。

318. 安全理事会对于以色列侵略行为及其继续占领阿拉伯国家领土的行径必须严厉地加以谴责。安理会必须要求侵略者的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

319. 美国的决议草案没有包含这方面的必要规定，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这个决议草案是在鼓励侵略者的扩张主义的要求。如果以美国这一有利于以色列侵略阴谋的草案为基础来加以讨论，我们认为是不可能有任何用处的。这一草案是缺乏实质性内容的，是空空洞洞的。其中并无可以讨论或考虑的地方。美国代表团完全有权要求投票表决这个草案，不过在我们看来，安全理事会不应容许在美国的决议草案上浪费时间。今天我们必须完成我们的工作，今天我们必须对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320. 正如这儿许多代表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安全理事会无权浪费时间，也无权容忍阿拉伯国

家部分领土被侵占，即使占领一小时也不能容忍。由于这些理由，苏联代表团将投票反对美国的草案。

321. 请让我再说一次，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首要的职责，除了强烈谴责侵略者以外，就是通过一项决定，要求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的领土立即无条件地撤退侵略军。让我重复一遍，“立即无条件地”，并从各自的非军事区退出去。

322. 苏联代表团愿再一次表示，它相信安全理事会会尽到它的职责。我们向安理会代表们呼吁立即通过一项旨在保护阿拉伯国家的决定，一项旨在停止侵略并恢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约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合法权利的决定。我们坚持苏联决议草案应立即交付表决；而为了避免将来对于我们的草案有任何误解，或者作任何不正确的或不忠实的解释，我们愿强调一下，关于以色列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退到停战线后面去的要求（如苏联的决议草案所表达的那样），自然包括以色列侵略军队必须从分别属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叙利亚的行政管理下的加沙和哈马地区的领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去的要求。

323. 最后，让我大胆地再说一遍：如果安全理事会不立即采取措施，一种严重的责任将会落到那些未能尽到职责的安理会理事国身上。在那种情况下，当然就有必要去寻求其他途径，以促使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尽到它的责任。

324. **主席：**现在请联合王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325.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在今天夜里会议开始时，我就向安理会建议，我们今夜开会时间不要过久，而应当准备休会，到明天再开。在会议过程中，我国代表团总是一贯赞成采取紧急行动，而绝不赞成拖延。但是现在有充分的理由使我相信：根据我们大家的观点，我们在明天继续商讨，可能是适当的。

326. 对于已签名在今天夜里发言的各位，我是怀有极大的敬意的；自然我们期待着明天能倾听他们。但重要的一点就是苏联代表刚才提醒我们注意的那一点。他建议我们投票表决一项决议草案，而这份

决议草案的最后版本只是在我们今天夜里走进安理会大厅时才看到的。

327. 对于他的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我愿根据本国政府的授权来发言。然而，这件事现在是办不到的。从决议草案的提出直到今天夜里这一期间，没有可能作到这件事。

328. 因此我急于要讲明白本国政府所持的立场，渴望明天我能有机会加以阐明。我不希望拖延；我的确不想强调把这次投票表决延迟到明天以后。但我相信，在我们对于苏联代表要求我们今天夜里就作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决定之前，应当让我们有时间向我们各自的政府请示，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并且是符合我们的最有效的工作程序的。

329. 因此我感到提议休会是正确的。

330. **主席：**请问，联合王国代表提议休会究竟是根据那一项具体规则呢？

331.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332. **主席：**苏联代表要求发言，但是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有人提议休会的动议已经成立。

333. 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的第三十三条规定：“对于停止会议或者对于简单的会议休会的任何动议，无须经过辩论即可作出决定。”因此，根据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我现在将这个休会动议交付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日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保加利亚、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弃权：印度、尼日利亚。

动议以十票对三票，二票弃权通过。

334. **主席：**动议通过，会议休会到明天。我认为应是明天上午。

335. 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336.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已经陈述了它对于继续开会问题的态度。我们只想请你们注意这一事实，即联合王国的同行在他的声明中，所提到的问题并不都是那么清楚或合乎逻辑的。坐在这一张桌子四周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并不是受我们个人的思想指导，而是接受我们的政府指示的。因此，在这方面联合王国代表需要同他的政府联系，并获得进一步的指示，是不足为怪的；但是，照我看来，他的论据，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337. 对于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几点，我无意展开争论，但是，苏联决议草案是早在六月八日就提交的。修订的草案同原先的那一份在原则上并无差异。因此，我们很难理解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中所说的，有关这个草案的问题，是他请求特别延期的理由。不过如果有人要强词夺理的话，即使在这一点上也能设法作出某种解释。但是，联合王国代表对于我们今夜继续开会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休会到明天更便于听取那些已经登记发言者的发言，这点从逻辑上来看，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如果你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以及如果，正如你说的，无意拖延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或一项决议的通过（恕我冒昧，对于这一点表示怀疑），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延迟听取那些在今天要求发言者的发言呢？这就是他的发言的不够清楚之处。

338. 我现在要转而对于我们刚才采用的程序谈一谈有关的技术性问题。我想指出：我们确已通过决定休会，但是我们还没有决定于明天恢复我们的商讨。既然名单上的发言人已有所准备，而不愿荒废时间，如果我们真正愿意在安理会中认真而又负责地干工作的话，如果我们不愿有任何拖延以及如果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请他们今天就发言，比方说在一小时休息之后就发言呢？

339. **主席：**安理会已经通过休会决定，我了解到苏联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便请他发言。这已经很通融了。但是安理会已经决定现在休会。我将在磋商的基础上重新召开安理会。

下午九时二十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